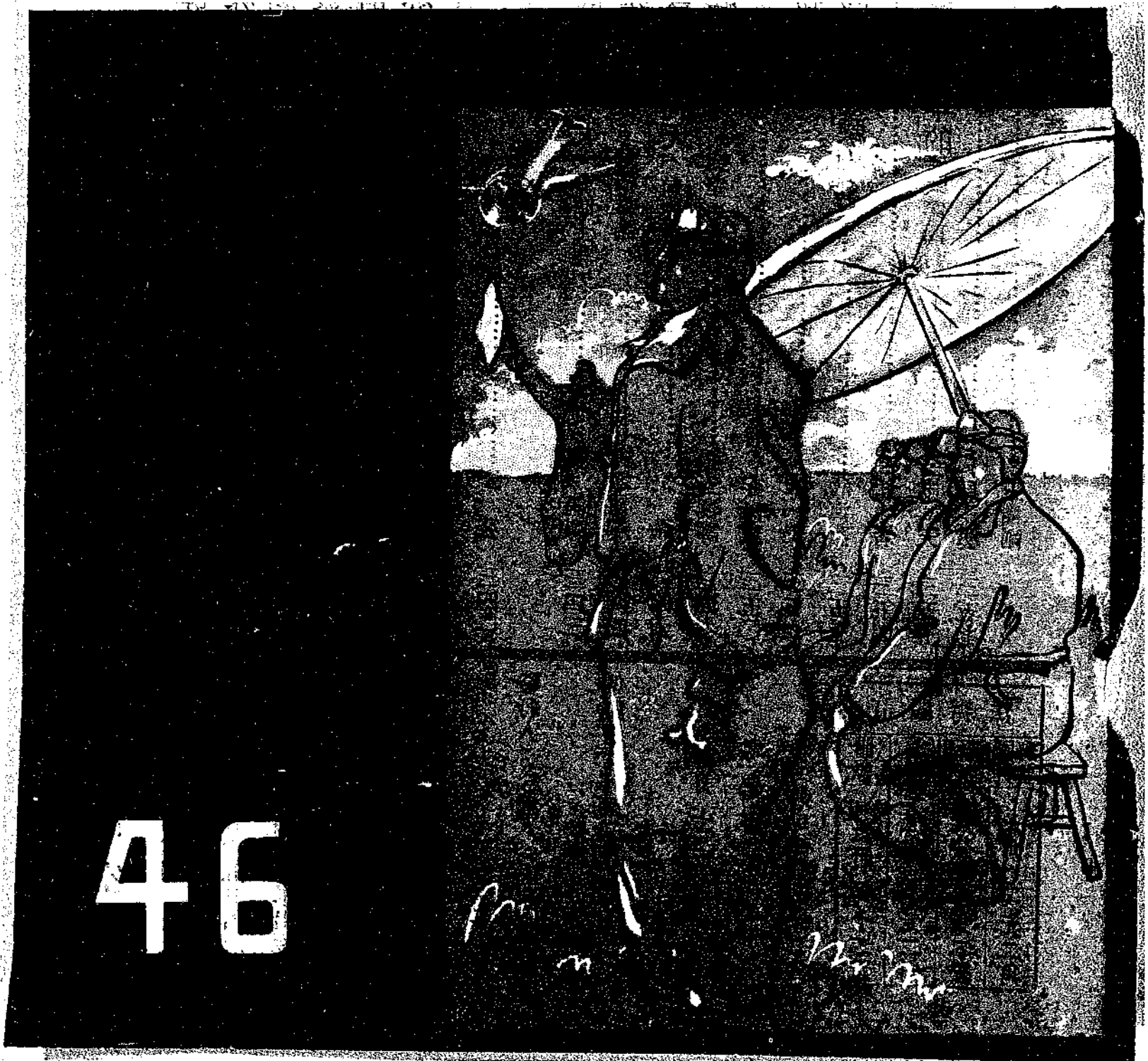


軍空的中國





目次

滑翔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報告 三三三
 軍民之間外 三三三
 軍民之間 小 三三三
 強迫降落 三三三
 流亡人的苦悶 三三三
 我來自海外(散文) 三三三
 記黃榮發(詩) 三三三
 同命曲(詩) 三三三
 西歐戰報 三三三
 在布林的西上空(英·泰晤士報) 三三三
 飛鷹隊在英國(英·飛機雜誌) 三三三
 中國空軍參戰的向矢(航空史話之二) 三三三
 航空神經病癡癡(研究室) 三三三
 一個夜晚(報告) 三三三
 同學沈其超(人物) 三三三
 我們愛著野馬(詩) 三三三
 零零碎碎 三三三
 寄給有志飛行的信(第四封) 三三三
 鏡橋日記 三三三
 封面詩 三三三
 歌曲 三三三
 編後記 三三三



冊數	半年	全年
六冊	七元二角	十二元
國內	一元七角	三元二角
國外	二元二角	三元七角

發行人：簡
 印刷者：西青印書局
 成都祠堂街一百號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每冊六角
 (外埠再加郵費)

中國的航空

滑翔訓練班第一期畢業日

儲相若

十月一日的清晨，春熙路口臥着一乘大做車，車當中騎着兩個大嘴巴喇叭和它的同伴。太陽窺見它們那樣放肆地騎着，臉紅紅地睨了一眼，便含羞地躲進雲裏去，一會兒，又嫉妒地把頭探了出來。喇叭和它的同伴們對她的表情毫不在乎，還故意讓它們的光溜溜的臂膀在外面，以此炫耀它是久經世面來的。

太陽不慣看它們那副傲慢的神氣，洒下來一面金綫網把它罩住了。

如夢初醒的大做車，盡它所有的力量喘了一口氣，並長長地呼嘯了兩三聲。便有一些穿西服的，着便服的和穿着整齊的軍裝的人們，一個一個臉上現着興奮的光彩，嘴裏含着笑，輕輕巧巧地爬上了它的背脊。那一對大嘴巴喇叭和它的同伴被幾個穿軍裝的親暱的摟在懷裏了。

這時車上已不像先前那樣空虛，填滿了語聲，笑聲，和那些喇叭同它們的親人親嘴的聲音。

這欣欣欲躍的狀況，引得太陽羨慕地張開了歡悅的笑臉。人們手把着肩，胸倚着背，在一聲悠然的長嘯中，大家機警地互相緊貼了一下。由成都至XX的公路上便突地騰起了一層稀薄的灰塵。

片刻。

滑翔訓練班的教官韋鼎烈先生，熱情湧上了眉梢，金光在他的兩肩閃耀。他站在溫暖的陽光覆蓋着的廣場口同一車新到的來賓，握手為禮。

一道聳立在禮堂當門的柏枝牌坊，它的中間橫着兩排金字，在蕊花簇擁中，不住的在那兒閃爍着同來賓打招呼。來賓們把混合着驚奇和喜悅的眼睛向它注視，它無聲地向來賓們說明着它今天站在那兒的意義。

微風把殘桂的餘香飄進廣場，在太陽的光波裏滾滾起來一縷縷輕鬆的笑聲。一羣神鷹優游自若地打頭頂盤旋而過，誘得人們已不得立刻生出兩個翅膀同他們比翼而飛。

一乘一乘的小汽車大卡車駛來，載來了熱情的鼓勵，載來了嚮往的歌聲，更載來了點綴這素樸的廣場的鮮豔的顏色。

在莊嚴的軍樂聲中，隆重的畢業典禮開始了，二十個畢業學生成了眾人眼中崇拜的英雄。當主席念他們的名字，每個新聞記者都深怕在他們的記憶中漏掉，匆忙地寫入他們的記錄冊。

主席念完了名字，二十個人的英姿印入了觀禮人的腦際。來賓當中有一個小姑娘，辨不清他們二十個中間那幾個是女英雄。嘖巴湊近她的爸爸的耳朵：

「爸爸，聽說有女的，怎末沒有呢？」

爸爸朝着她們伸出了一根指頭。

「那站在後面的兩個矮個兒不是嗎？」

小姑娘順着看了一眼，懷疑地問：

「怎末不像呢？」

「她們的女人氣在天空飛掉了。」

「滑翔是青年上天的階梯！」

最長餘音在耳中迴旋，在屋頂繞繞。

這個奠基的畢業典禮，就在兩個大嘴巴喇叭和它的同伴的歌喉中告了結束。

一架滑翔機掙脫了曳引的繩子飄然而起，這是滑翔表演的第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剛實施到第四次，散佈在廣場的學生，青年，已不分男女的在他們的外圍砌成了一堵堅實的圍牆。許多油光光的頭髮，

不停地在太陽底下起伏，波動。一架滑翔機颯起，揚起了無數個人的驚奇的呼喊。突然對岸的山上，一架滑翔機悠然而下，像瀑漲的洪水沖擊似地，圍牆嘩然一聲，崩潰了。大家都匆促地把自己的身子移向那邊去，想趕築一道堅固的河堤。

一陣發動機的咆哮，震碎了未完工的河堤，撲拉一聲，一隻神鷹帶着一隻雛鷹翱翔在藍空了。無數隻眼睛遙向着它們仰視。眼見它們在太陽的監護下盤旋了三轉，繫在雛鷹鼻孔上的繩子像一條蚶虫似地被神鷹獨自夾着飛逝了。雛鷹脫離了它的羈絆，喜悅地在空中打滾，翻筋斗。地面上的人，有的看到繩子離開了雛鷹的鼻孔，背上沁出了冷汗。見它那樣逸然自得，纔發覺自己受了一場虛驚。

攝影記者貪婪地對着天空轉動着像機的鏡頭，小孩子在成人的當中擠鑽。那隻雛鷹忘形的一連做了幾個滾轉，地面上騰起來一陣驚訝的呼喊。

大家正在心旌搖曳，倏地三隻矯健的神鷹閃現在天際的雲朵裏

編後記

中國滑翔史上第一批幹部人員現在已經離開母校，開始走進「航空社會」，担負起推動航空大眾化的齒輪的艱鉅任務了。我們興奮地發表了這篇特寫，更願此後能夠隨時把他們打進社會以後的動態向讀者報告。

我們一向認為「空軍」是一種人的事業，他不能和社會游離隔絕，他需要多方面的合作，贊助。因此，「軍民之間」的一些問題非常值得注意。這里選載的三篇，不敢說是特輯，祇是一種有系統的編組。藝術水準雖然還沒有達到最高峯，但寓意却是相當使人滿意的，特別是「軍民之間」這一短篇。

「我來自海外」的作者汗彬先生，是來自海外的青年空軍戰鬥員。他的文章充滿熱情，相信在他的呼召之下，必然有大批僑胞

他們頓時忘記了在空中打滾的雛鷹的安全，驚呆地遙望着三隻神鷹用尖銳的嘴碎裂那包裹着牠們的乳白色的雲衣。

「啾啾，啾啾！」一乘專司指揮，攝影的小汽車，用自己的喇叭從木呆呆的人叢中劃開了一條通路，駛向廣場中去了。

太陽做了一個會意的微笑。一瞬，三隻神鷹便躍在銀色的富空，吐出了一朵朵盛開的白荷花和一枝翠綠的大蓮蓬。

當花兒，蓮蓬在空中飄飛時，地上掀起了陣翻騰的波濤，像浪潮似地在廣場上滾湧。

一會兒，在一陣歡呼聲中，降下來的蓮蓬裏走出了笑咪咪的周盛科先生。緊接着張平堂，楊玉福等也陸續從落下來的白荷花瓣裏露出了他們的笑盈盈的臉龐。

午后一時，春熙路口駛來一乘大敞車，太陽聽見一羣面熟的男女，在那兒嘻嘻哈哈地握手告別。

三十年十月二日

青年起而響應，歸國投効的。

黃楊事件委實使人感動，我們的態度在「記黃榮發」文前案語裏已經表明了。全文相當長，計畫分三期登完。

兩篇歐洲戰報，譯筆都相當明快流暢，希望以後常常能有這方面的報導，歐洲戰場上的動態，我們始終認為是應該多多留意的。

「航空神經病底研究」文內探討的問題非常切合實際。在一個陷於苦鬥中的國家，對於她的空中戰鬥員應該特別愛護。本文不但說明了航空神經病的致病之由，而且提供了治療和預防的方案。希望能夠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一個夜晚」描寫的是軍械士以及其他間接的無名戰士，在戰友出發前，漏夜辛勞工作的實況。

近幾月來，差不多每期都有一兩篇「人物誌」，而作者惠寄給我們這方面的稿子也最多。有的我們發表了，有的卻不能採用。

這關鍵全在你是有意的刻劃一個值得欽佩的「人物」呢，還是祇在你和他私交的立場上空的說幾句懷念哀悼的熱情話？

「我們愛著輕輕的駕駛杆」原是上期排版的，但因篇幅關係，臨時抽了出來，改在這期發表。這位文學修養頗高的飛行學生的吟詠，我們願向讀者特別推介，因為我們從裏面能夠找到喜悅。

下一期，計畫出「飛行經驗特輯」，約請的執筆者都是本軍「創作界」的優秀分子。希望讀者特別注意。

再會！

陶雄（卅年十月八日）

軍民之間

杜西

青年空軍駕駛員王世強把簡單的寢具舖在床板上以後，頓覺得這周圍很靜寂陌生。同來的幾個夥伴都到離此宿營地五里遠的小鎮上去睡覺了。想到今天沒有什麼需要急辦的私事，拍一拍褐色皮甲開上的灰塵，便慢步走出那瀾漫着一種石灰的濕氣的房舍。外面是青色的原野，鄉間所特有的清淨新鮮的空氣。這座灰色的建築，是剛落成而未加修理的簡單的營舍，院子裏，走廊下與戶外到處是堆積的碎石木屑，塵埃散佈滿地。

王世強他們是剛從西北調到這里駐防的。早上八點鐘起飛向這裏出發，經過了三點多鐘的長途飛行，來到了久已想念的此地。電報早已通知站上預備午膳，現在已經是一點多鐘了，趕場的伙伙還不見採買回來。早上喫了些早點就出發，到現在肚子已轉轉的作怪，腰間掛的一枝從被俘擄的日本飛行員身上取來的手鎗，越發沉重的向下墜，皮帶也鬆了許多。他悔不該不與同伴們一道上鎮去喫飯。

沿着繁茂的竹林邊，踏着小徑向馬路走去，他記得先前從機場經過馬路來這營舍的時候，看見馬路旁的一條小溝邊上，有幾處賣小喫的攤子，那裏或者有什麼可喫的也說不定。

這是一條向北去二十餘里通省會的馬路。汽車經過雖不算多，而長途包車，運貨板車，雞公車，來往行脚小販可真不少。歇脚

的人很多，所以幾家賣小食的攤子如涼粉、梨子、甘蔗、花生等的生意很不錯。

在馬路上，世強看到灰塵隨著來往車馬行人的輪脚飛揚到空中，賣食物的小攤子都很髒，涼粉担子上的絲頭蒼蠅，路旁的廁所，他是不敢喫那暴露着的食物。花生，沙梨又不是充飢的東西；只見一家茅舍前面的攤子上，擺有幾包掛麵可以喫，便走向那裏問：

「這麵是那個賣的啊？」他會得意於他自己最近學會的四川腔，但本地人一聽就知道他不是本省人。

「四角錢一包。」一個老太婆倚在門口答道。

「沒有地方煮嗎？」他發覺這裏像沒有煮麵的炊火。

「我們是光賣麵，不開火的。」她冷淡的說。

「賣啥子麵不煮啊？那即個喫呢？」他從攤上揀起兩包麵，吹去上面的塵埃。

「你買回去煮嘛。」老婦走到攤子邊，把給世強弄散亂了的掛麵整理好了。

世強心裏付度：買回去自己在廚房弄也要得，自己弄還來得乾淨呢。

但光有掛麵，沒有東西下麵怎好呢？而手裏拿的這兩包麵却不好意思放回原處了。

「你這裏有雞蛋賣嗎？」
「沒得！」老婦搖搖頭，把「得」字拖

得又長又高。

「沒有雞蛋怎麼光喫麵啊？」世強心裏猶豫買不買，老婦心裏却在納罕「沒有雞蛋怎麼就不能光喫麵！」

「你先生到那邊去問看有沒得？他們時常帶到鎮上去賣哩。」老婦生恐這位客人沒有買到雞蛋，果真連她這兩包掛麵也不買了，便指示那不遠的竹林中的一間小茅屋，給他介紹。

世強很高興，付了錢，便向那間小屋走去。到籬邊，一隻兇狠狠的長毛狗，露着尖銳的白的牙齒對他汪汪的吠起來。他平日就單怕狗，站在竹籬邊不覺上前了。一個八九歲的孩子抓了一根棍子要來趕狗，門內剛好走出一個老翁，一望見這陌生打扮的不潔之客，就一把拉住小孩子往門內一送，嘴裏還咕嚕些什麼，竟自己拿起棍子去趕狗了。

世強看是機會，搶上前一步，問道：

「老伯伯，請問你這裏有雞蛋嗎？」

「什麼？你找那個？」老翁側頭看著他，兩手抱著拐杖支撐佝僂的身體，與兩腳成一個等邊三角形落在地上。

「雞蛋！我要買兩個雞蛋！」世強見他耳背，大聲的說。

「沒得——我們沒得！」

從門內伸出一個少婦的頭，像是已經聽見了剛才那個要買雞蛋的話。她手裏拿着把還沒有綁架好的竹掃把，蒼白的臉露出溫和

的表情，能幹的雙手不停的細紮着掃把。她與阿毛的爸每天細紮很多的竹帚，鍋帚，草把之類，隔三天由她帶着去趕場出賣，換得的錢拿去買米；阿毛的爸有時也出去給人推車，賺點錢來貼補着養家。家里飼養着幾隻母雞，下的蛋很是不少。雞蛋的市價很貴，現在已經漲到四五角錢一個了。所以她一聽到有人要買雞蛋就很高興。

「雞蛋嗎？有的！我們兩隻雞天天下蛋，先生你要買幾個？」

「有嗎？暫且買四個好了。有多下次再來買吧。」

年青的農婦倩影消失在門內的時候，老翁驚慌失措，似乎做了什麼大錯事似的。

那婦人再出現在側門時，手裏提一個小竹籃，裏面盛著許多潔白的雞蛋，她走到世強面前，兩手捧着他自已揀選。世強伸手揀了四個大的。

「好多錢一塊！」

「照市價給我們就是嘛，我們不多要先生的。」那婦人微笑着說。

「市價這裏是好多呢？」世強是剛到這裏來還沒半天，而且是從空中飛來的，那裏知道這里雞蛋的市價呢？」

「前幾天賣出去是三角五分錢一個。」老翁好像不在乎價錢，只希望這位陌生的怪人快走。他的媳婦却瞪了他一眼，意思彷彿是「你哪裏知道現在什麼都漲了價呢！」

「我前天趕場都賣四角一個咯。」她對買主說。

世強並不斤斤於五分錢，付了錢，他就走去。翁媳望着他健壯雄偉的背影，腰間的手鎗一步一打在他的臀部上，老翁這才放下了懸壓着的心。

等到那背影轉上林邊的彎路，消失在竹林間的小路上時，老翁把手裏的棍子重重的在地上蹬了一下，帶着教誨口氣對媳婦說：

「你真不識相！你不見我們這裏築起了飛機場？聽說空軍要到這裏來駐紮了！今天已有飛機飛來了，飛機油都是小孩子的腦漿製成的。我昨晚做了一個不祥的夢，今天就應驗了！你看他那樣子，穿血紅色的皮衣，大概就是飛機師。以後要少跟他們交往，阿毛從此再不許出門。」

阿毛的爸在門內編他的小竹籃，聽到老父的話，丟了未織成的竹籃連忙跑出來，阿毛也跟在後面。阿毛爸平時很少出門，因此覺得這事特別可怕！

阿毛的媽手裏還拿著那一塊幾角錢，聽到公公的話，剛才對那位穿短皮衣的人的好印象，便動搖起來了。阿毛見他媽手裏拿着新票子，便走上去搶，老翁把棍子一揚，罵道：「還不給我滾進去！」阿毛不敢作聲，一溜烟就跑到側門去了。毛叔毛嬭也默默的走進側門，心裏縈繞着「飛機油是小孩子腦漿榨成的」這可怕的新見識。

每次世強和他的同伴經過這小店前，橫過馬路到飛機場去，總見一些小孩子藏藏躲躲，到這裏雖然將近半個月了，但每次買雞

蛋，買沙梨花生等，接觸的總是一些老翁和老太婆，小孩子連影子也不會見過。不像其他地方，小孩子跟著你到這到那，替你買包煙，買個雞蛋。有時找回零錢，就送給他們，他們簡直高興極了。聽說要走了，他們全都戀戀不捨的想跟去做名勤務兵。

俗話說得好：小孩子最會做媒介，但到了這人地生疏的地方，周圍環境雖好，却沒有小朋友來玩，實在覺得太寂寞了。

秋日的陽光從雲中透射到大地，照着枯黃的稻草根，繁茂的竹林，與陌生的馬路。是一個多麼清新的鄉間的秋天早晨！世強和他幾個同伴，踏着小徑向機場進發。那裏機械同志已把飛機開動，馬達正在怒吼著。

遠遠的田間，有一個小孩牽一頭牛，沿田畦走着那青草，恬靜的沒有一點驚擾，可是看見世強他們走來，小孩忽然放了牽繩，拔腳就向深竹林間跑去，轉瞬消失了，那頭牛却依舊嚼牠的草，繩子拖在田間。他們不知什麼緣故，只覺得有點離奇，他們起初是感覺此地百姓太客氣，後來又逐漸發覺在客氣中有八分是對他們敬而遠之。想起來，他們並沒有和老百姓發生過糾紛，也沒亂拿過老百姓什麼東西；至於買東西，給錢總是說一是一，從不欺價。這裏的老百姓真有點奇怪！

世強是最敏感的人。對這事，他已想過多少次了。今天又見這小孩子的行動，便對他同分隊的陳志昂說：

「你看那小孩子好像怕我們一樣。」

志昂的性情是不愛管閒事的。對於這問題，他很冷淡：

「我們又不喫人，怕我們幹嗎？」

「你覺得當地老百姓怎樣？」停了片刻，世強轉了話題。

「蠻好！」志昂依舊冷冷的回答。

在前面走的一個同志何青已聽到他們的談話，他也會注意過這種情形，便回頭對他們說：

「我覺得這里老百姓與我們隔膜太大了！將來我們要老百姓幫忙的地方很多，我們老跟他們親熱不起來，將來是很吃虧的。」

「根本老百姓對我們的印象就不好！」志昂說話總是那麼乾硬，生硬。

「那一點不好呢？」世強追問他。

「我們建築機場，營舍，收老百姓的地，取老百姓的竹，他們不討厭我不信！」他認為這是軍民隔膜的真正原因。

「可是修飛機場是為了國防大計呀。」世強說。

「這道理，老百姓那能明白呢？」

說著，他們已經走近機場了。

三個人走進站長的辦公室，站長正在寫一張大佈告，見他們三人進來，趕忙起身讓座。

「徐站長很忙吧？」世強先開口，站長給他遞過來一枝香煙。何青和志昂也都各拿到一枝，輪流擦着火柴燃起了香煙。

「在寫一張招領地價的佈告。這里政府辦事真慢！早就叫把田地面積，地價和地土

名單開列出來，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沒弄清楚。老百姓們都以為白佔了他們田畝，怨言不少哩。不如趕快招領好些。」

「地價照實發給吧？經手人不打折扣？」世強問。

「不打折扣。不過地是去年徵收的，當然照去年的價格。這裏面相差很大呢。」

「哦，怪不得老百姓和我們這樣隔膜呢。我們應該趕快想法才好！」世強明瞭了其中因由，鄭重地向站長盡忠告。

那精明能幹的站長思索了一會說：

「要想法的，祇是時間的問題。不久的將來，我們站上要來很多隊員，還有X航校也。一級過這裏來訓練，接觸的機會也多，也許就會兩樣。我打算那時多作一點組訓工作，再開幾次軍民聯歡會，相信慢慢會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

從辦公廳射進來的光綫，忽然間澹了一下，隨即走進一個身材短小穿便服的漢子，那是李特務長。他終日在外接頭這樣接頭那樣：僱工人搬運石頭預備築交通路呀，採購做橋樑的木材呀，建築汽油庫呀……和老百姓接觸的機會特別多。

「報告站長：一個很惡毒的謠言正在傳播。」他說。「老百姓都說飛機油是用小孩子的腦漿製成的。很多人家都禁止小孩出門。他們還說所謂『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這意思。我還聽到說『有漢奸計劃變我們飛機』」

「有這等事？」徐站長從椅子上跳起來

，把手裏的香煙用力一丟，於是痰盂裏嘶嘶發出一個短促的叫聲。

「這里老百姓智識程度太低了！」何青嘆了一口氣。

「想不到漢奸已經在我們之先到此地來活動！而且散布這樣惡毒的謠言！」世強憤憤的說。

三人辭了徐站長，踏着青苔露珠，向機場邊走去。幾個機械同志在一小時以前早把飛機油加滿，油溫也調好了，現在正坐在石堆上談天。吳應林是機師的一個機械士，他管理世強這架飛機，他平時生活雖然有些吊兒郎當，但他從不怠忽他的職責：他的飛機擦得最乾淨，最少出毛病。他老遠的看見世強用手打了幾個圓圈，知道是他開車，馬上爬進座艙，叫機械兵搖車把馬達開動起來。

就在這裏的隊員，驟然增多起來了。X航校的X級班學生，也遷到這里來訓練。一天到晚儘是飛機嗡嗡的聲音，有時連漆黑的夜間，也有飛機在空中飛來飛去。每逢禮拜天放假的時候，機場的鑽上，秋天的郊野，到處都可以看到精神飽滿，服裝整齊而謙恭有禮的飛行學生。在老百姓的眼中，這些年青的後生，其實並沒有一點不法的行動。

這時候，機場警戒線周圍了，聞人絕沒有涉足其間的機會。然而，用小孩子腦漿做飛機油的謠言反而沉寂了。自從軍民聯歡會舉行之後，油罐孺也知道那是漢奸捏造

的謠言。

的謠言。就毛老太來說，恐怕這一生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這次軍民聯歡會了。

起初，當他也收到一份參加軍民聯歡會的請帖和兩張入場券時，全家都充滿了恐怖的氛围。他懷疑空軍站上也許會乘此機會竊取小孩子的腦漿！但是，他想，拒絕不參加恐怕更不妥當。於是和隣舍父老商量：

「我老了，死也不要緊；只是怕我家阿毛那樣小孩子，絕對不能讓他去參加的！」

隣居也同樣做了決定。當他臨去的時候，還再三囑咐毛嬌不許阿毛出門。毛嬌口頭是答應了，但心里却怪公公多疑，嘴臉。

這天阿毛果然不敢出門一步。

毛老太在參加軍民聯歡會的席上，所見却與他所想像的完全相反。主席致詞他聽不大懂，但他好像聽到什麼「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些古話；還聽到很多「中華民族危亡關頭」呀，「日本皇軍姦淫我婦女」呀等等的话；最後還有什麼「神鷹團團」來演話劇。他雖看不大懂，但聽旁邊的人說那一個是漢奸，那一個是兇惡的日軍，他心里這才清楚地認識到他是中國這一邊的，連蔣委員長也跟他在一邊，他一想到就高興的露齒而笑。

聯歡會席上，參加的人都發一盒點心。這時他可後悔了：兩張入場券才來一個人，否則不多得一份了嗎？開完會，還有人帶他們參觀飛機，汽油，滑油等，給他們解釋飛機油是和汽車所用的油一樣，所不同的正像河酒與雙料酒三花油的分別。汽車他已見過

十幾年了，倘說汽車油也是小孩子腦漿做成，他是無論如何不信的。

這一份點心，他決定留給阿毛，所以未會動過。到劇也演完了，人也散了，他才提着他的點心，很高興的回家。在路上，忽然有一個陌生人對他說：

「老翁：點心里有毒，吃了會死的！」於是他又起了杞憂，回去把點心放在床頭，不敢給阿毛喫了。

晚上，他心頭志忑着：小孩子的腦漿，飛機油，……漢奸，日本鬼！……日本鬼怎樣？……強姦……強姦什麼？……婦女……于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醒得很晚。爬下床來，一眼就見阿毛正在喫他昨天帶回來的點心，他……失色，馬上搶過來，但里邊只剩一兩片……！于是罵呀，怨呀，「完了！準死了！命該命該！」他指着孫子數落，但是無法挽救了。

過了一天，兩天，……許多天，阿毛並沒有死，依舊是那麽活潑健壯。

不久，機場四周圍的牆壁上，到處都出現「肅清漢奸」「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蔣委員長」「軍就是民，民就是軍」等等大字標語。老百姓口中也不時流出「漢奸」「空襲」之類的字眼。誠然，年老的老百姓打仗是親眼看見過的，可是却沒有見過飛機爆炸這回事。他們每次去趕場的時候，看到鎮頭掛着一口大鐘，知道那是放空襲警報用的。沿街每家門前堆着沙包，蓄水池

，那是消防用的。鎮上又會舉行過空襲演習，還組織了什麼「消防隊」「救護隊」等，連飛行學生也在臂上套着「消防救護隊空襲通行證」的袖章，跑來跑去的演習持傷人，搬沙、搬水、救火……等等。

機場周圍，馬路附近，民房邊，竹林里，到處建有簡單的草棚，供給有毛病的飛機在空襲時疏散之用。一有空襲情報，那些飛行學生，機械士，場夫等就把不能起飛的飛機推出機場，這里一架，那里一架的推進草棚里，外面又有東西偽裝起來，簡直看不出一點飛機的痕跡。

毛叔住的地方，四面長著很高的竹子，離機場也相當遠，李特務長早在這里建了一座草棚。毛叔，毛嬌，連阿毛都見過了飛機。因為常有一架有毛病的飛機，推到離他們門口不到五十步的草棚里。看守飛機的機械士，便是吳應林，也常到阿毛家里坐坐，和毛叔毛嬌很合得來。

因為要看守飛機，雖然拉了空襲警報，吳應林仍然不能走。而且這里離機場這樣遠，沒有什麼危險的。

阿毛家里也從來不躲警報，毛叔與毛嬌照常細茶竹筴，編織竹籃篾箕。應林沒事便來和他們閑談。

「毛嬌和毛叔一天不停的作手藝，可以賺很多錢吧？你看毛叔動作這快！」
「弄不得好多！四個人吃飯，現在米這樣貴，五十二元一斗，那里能夠活？阿毛的爸有時出去給人推車，沒有生意，才在家做

點手工貼補貼補。」毛嬌停了手中正在細索的掃把，和露地回答。

「毛叔有力去推車，一天就可以賺十來塊了。」阿毛端來兩張矮椅子，應林與毛嬌對面坐了下來。

「可不是天天都有人找他去推車呀！」

「你們沒有種田嗎？」應林問。

「我們那裏還有田種？從前有一畝五分田，都給飛機場占去了！」

「機場占老百姓田，不是照價給錢嗎？」

「我公公從保甲長手裏領了五百多塊錢……」

話沒說完，忽然聽到機場那邊拉緊急報了。大家停止談天，凝神靜聽：我們自己的驅逐機已經起飛，好幾架正掠過阿毛家的屋頂。阿毛跑出門外去看飛機，應林也站起來，一邊說：

「拉緊急警報了，你們不找地方掩避嗎？最好不要靠近建築物，敵機投彈，應該馬上仆臥到地上，」不可亂跑。應林親切地指示着他們。

「我們沒有缺什麼德，他炸我們做什麼？」一向沉默的毛叔，也忽然開口了。

「炸了我們這些窮人有什麼關係？活着讓米貴嗎？」

毛嬌這句話，深深的打進應林的心坎。拖着沉重的脚步，與創傷的心，他慢慢的踏出毛叔那矮小的側門。

由於吳應林的介紹，毛嬌負擔了第X大隊全隊的洗衣工作。她一天出入第X大隊住的第二號房兩次，全隊人員都和她攪得非常之熟。

不久！冷天到了。隊員們的三用飛行衣里邊的那層皮毛，都各自加上了上去。沒有一個不在準備冬季飛行的服裝。

久藏的皮毛，剛拿出來，發着一種霉腐的臭氣，便都叫毛嬌帶去晒；她那晒衣架多麼方便，多麼好。

但當她把晒過的皮飛行衣送回的時候，人們發覺裏面少了一件。她急壞了，以為那位隊員急着要飛行，先拿去了，但一查問，並沒有人去拿過飛行衣。核對名牌，原來是志昂的飛行衣不見了，志昂是一個脾氣頂壞的人，他馬上給了毛嬌一個巴掌，還嚇她：

「就憑你一說沒見就了事嗎？一件三用飛行衣成千塊錢買不到！嚇，你不拿來我就饒過你了嗎？我把你鬧起來！你試試看。」

世強過來勸他不要打人，並叫毛嬌回去慢慢查尋，毛嬌已在嗚嗚的哭起來了。

回到家裏，她紅着眼睛拿阿毛來出氣：「我叫我給我看衣服，你東跑西跑，給鬼拖到那裏去了！……」

阿毛背脊上捱了幾拳，也大哭起來；毛嬌不再哭了……

「千塊錢，買什麼也還不了，連房子褲子當了也賠不起，要我的命吧！命啊！」

應林走過來安慰她，問她在那裏晒的，阿毛到那裏去了，去了多久……又到各宿舍

去問有沒有見人偷了去，但都沒有一點消息。他心里想：這東西雖值錢，可是別人偷了去却沒有用，拿去賣準知道是偷來的，有誰買牠呢？

他也替毛嬌煩憂起來了。禮拜天，他沒有心思出去，穿一件油膩斑斑的工作衣從毛嬌那裏出來，向機場慢步走去。

禮拜日的機場，空洞而寂靜。陽光射在場邊一間縹緲的別墅式的飛行員休息室上，引誘着他疲憊的身體向前走去。到那藤椅上，去躺躺吧，他想，那裏多麼幽靜美好啊！

休息室裏已有一個穿飛行服的陌生人躺在藤椅上了，頭髮散亂而灰塵很厚，是剛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吧？這本是飛行員休息室，他怎麼好意思去同一個飛行員——一個陌生的飛行員躺在一起呢？這樣油膩的工作衣！

這位穿飛行服的陌生人，忽然站起來，看了他一下，以生澀的口氣問他：

「今天有幾架飛機出動？」

「今天？沒有飛機出動呀！」應林想了想，遲疑的回答。

「不是！我問你今天有幾架飛機要飛到這里來？」聲色比前句更嚴厲了一點。

「喔，大概二十架吧！我想。我的扳手呢？掉到那裏去了！」他拉了兩張藤椅，他的扳手，自然藤椅下面沒有什麼扳手！他便出去了。

氣喘喘的，他跑到徐站長那裏去報告，徐站長立刻跟着他來了。

這位穿皮飛行衣的人還沒有走。徐站長恭敬的請教他，應林躲在休息室外偷聽。

「請問貴姓？」

「嘿！連我都認不得嗎？」

徐站長心里有點張皇，但外表很鎮定：

「實在對不起，不知閣下飛幾號機？」

「我飛三個腦殼的。」

他坐在椅子上不動，徐站長看他：腳上穿着膠鞋，頭髮散亂，飛行帽怎麼不戴呢？本場那里有三個腦殼的飛機呢？」

「請跟我到敝站休息去吧，對不起！」

徐站長還是很客氣的說。

「什麼？」

他看見徐站長從屁股後面抽出了左輪。

半點鐘後，應林高興的連實帶跳跑到毛

嬌那里，大聲的笑着叫喊道：「飛行衣找到了！飛行衣找到了！……」

現在吳應林管理的這架舊式的教練用的戰鬥機，已經移交給學校X級飛行科了。他已不能再用來作戰，所以每有空襲情報，他這架老舊的戰鬥機，就推到毛嬌家旁邊的草棚里偽裝。

這天又是晴朗的天氣，機場的信號桿上又掛上兩個紅球，飛行教練停止了，所有的教練機都推出場外疏散了。

應林的飛機是固定推到這處所。

他照例把汽油滑油放出來。

他兩隻手沾滿了滑油，正在把滑油箱放油孔上的螺釘扭上。毛嬌挑了一担竹掃把

從側門走出，預備去趕場。

「有情報了，還去趕場？」應林以為她不知道，趕忙走上去年告訴他。

「沒有關係。今天不趕場，就要等到後天了。」

「早點回來吧，今天天太好了，敵機也許會來的。」

「哦。」

毛嬌漫應了一聲，隨即轉過竹林背影立刻消逝了。

不一會，緊急警報嗚嗚的響了起來。

應林跑到田野裏，睡在墳堆邊：那里既可以看守他的飛機，又可以看空戰。

毛叔依舊在家做他的手工；毛老太公還是睡在床上，或者在屋裏走走；阿毛平時總和應林在一塊，今天却例外的跑到別處去了。

很多次都是發了緊急警報却不見敵機到來，這次可意外的看到敵機飛來了！

第一批來的是驅逐機，在機場上低空盤旋了數匝，找不到什麼就高飛走了。

第二批是轟炸機廿七架，應林看到他慢慢的向機場飛，很高很高的。

隨即看到一排黑小點向下急降，他立刻仆臥下去。聽到轟轟的聲音了！

轟隆！轟隆！……

好像就在他的身旁。炸彈爆炸的震動把他從地上拋得很高。炸聲震聾了他的耳朵。

霎時間，灰塵冲天，黑煙蔽日。

應林覺得他自己大睜眼花了！似乎阿毛的房子起火了……可不是？有許多處民房都在起火呢！敵人投彈技術多拙劣啊！怎麼偏得這樣遠？炸田野幹什麼？這里離機場還有八里路呢！

「完了！我的飛機也完了！」他想。他

定睛再看時，飛機並沒有起火，雖然破片洞是不免有幾處。

他跑進阿毛屋裏，毛叔直挺挺的躺在血泊裏，一摸，已完全沒有氣了！半邊頭不見了！一條腿炸得粉碎！

那里傳來呻吟聲呢？火在燒着！

他跑到第二間房，毛老太公還在掙扎，呻吟！他一把抱住他，連提帶拖拉到戶外，脫離了火窟。然後又跑進去拖毛叔的屍體。

消防救護隊跑來了。那些飛行學生的救護隊員先把飛機推出來，擱在離火場較遠的空地上。有的在打水澆火，有的在搶救東西

那洗過的衣服，破壞的木箱……

有人把毛老太公抬走了。

這草房，澆水也沒有用，整個塌下去了

。霎時間變成一堆灰燼。

應林檢查他的飛機，蒙布被穿了幾個洞

了出來。

毛嬌慌慌張張的跑回來，老遠就哇的哭

了出來。

見到一堆灰燼，一些狼藉的東西，再見到毛叔的屍體，她就昏倒過去了。

應林跑過來，抱起她，放在滿地散亂的衣服上，叫她的名字，揉她的胸口，搖撼着她微胖的身體。她蒼白的臉現在更蒼白了！

「我的阿毛呢？……我的公公呢？……」

「阿毛的爸死得好——好慘啊！……」

毛嬌醒了過來，哭着數着。

「毛嬌！不要哭！你公公被人救去了。」

應林扶起她坐在衣服堆上，安慰她。

「阿毛呢？我的阿毛呢？……」

「沒有看見，跑到那兒去了？不關事的。」

應林幫着她找了一張被蓋把毛叔的屍體

盪起來，又把搶救出來的東西堆積到飛機草棚里去。

過了一晚，阿毛還沒有消息。同遭慘炸的鄰居葉六嫂，帶一個三歲的女娃來同毛燻一起住在飛機草棚里。她也死了丈夫和一個十四歲的女兒。

她們守着兩具屍首，對哭了一晚。

第二天早晨，毛燻去看公公的傷，馬路邊，牆壁上，到處都看到彩畫廣告：

「在××機關附近被炸受傷的民眾，速到××醫院去療治！」

「×月×日在×地被炸死亡的民眾速到××登記領埋葬費，領卹金！」

毛燻雖不識字，但他看了那圖畫也可明白一大半。而且她也曾聽到人家說過：××航校免費醫治被炸受傷的民眾。

在改為××臨時病院的第三號營房，毛燻一打聽，果然有他的公公在內。在一間寬大的排列着整齊的病床的房間內，她找到了她的公公。他還不大省人事。一個看護兵告訴她他會好的，她才放下了心。

房內什麼都是潔白的：看護兵的衣服，被單，牆壁……她覺得她公公能睡在這樣一間房裏免費療治，真是多麼幸運啊！

病床上還躺著許多她認識的隣舍，但看護兵不許她同他們談話，她就走出來了。

在門口，她碰見吳應林。應林很高興的對她說：「阿毛在衛兵司令部裏。」

「她怎樣了？傷重嗎？」毛燻急著問。

「他是沒有受傷。有一個漢奸誘他去燒一架散架的飛機，被一個機械同志看見了……」

「呀！沒心肝的漢奸啊！你害我的兒子呀！」他沒待應林說完，就連罵帶哭的嚷了

強迫降落

張冰宜

縱說是十二月了，照農民們算起來，距離落雪的日子却早呢。清晨，遍地瀰漫着乳白色的曉霧，莫說十里外的那座×山難以見得，就是要想看看村跟前的汽車站也是休想。

劉三爺咳嗽着起床了，邊扣着衣紐，邊拖着破鞋走到屋外，他站在打麥場上向四邊看了看道：「今天準是又晴又暖的好天！」

他回轉身來，招呼阿伙兒在太陽出來後，莫忘記把黃牛牽到外頭晒太陽；自己便又咳嗽着往兩里外的鎮街上吃早茶去了。通紅的太陽一出來，霧便很快的消散了。果然是明朗的青天，沒有風，一點兒也不冷。

阿伙兒照例把牛拉向草場上聽牠在附近吃草，自己却躺在一座光禿禿的墳邊，太陽也晒晒他。太陽溫暖的，好像夜裏睡在媽媽的懷里，阿伙兒眼睛睜着天，快活的笑着。

忽然，從那邊遼遠的平靜的天空，傳來一陣隱隱的聲響，像是很慢很沉重的樣子。這不是汽車！阿伙兒知道得很清楚，他常常到村前的汽車站上去玩耍，他曉得汽車在停止和行動時的姿態，以及牠「開道」的吼叫和背負着大批的人和物喘得喘吁吁的聲響。

那響聲叫着的東西，在那邊天上發現了，好像就在四鬍子家的老槐樹尖上飛呀飛的

阿伙兒曾聽他三爺說過：「他三爺也是聽來的。」從東往西飛的機子，靠得住是日

本鬼子去往什麼重要轟炸的，因為這里是由漢口大機場不經三峽飛往四川的一條近路呀！

那倒是真話，常常十八架二十幾架的在大清早就往西飛，有時還看見飛機腋下掛着兩顆大紅印哩。聲音也是「嗚」的，很沉重，那就是轟炸機；有時祇一架，在天上嗡嗡的像蚊子哼，那又叫個什麼「真差機」，是個探子小兒兒。

這回就怪，祇飛着一隻轟炸機呀。飛得很近了，而且很低；而且，往這里來了，車站上的人，也散到村子的四週爬下了。

把聲音收小，飛得更低，好像在街上又像在車站上慢慢打轉兒。喂，得當心莫撞碎了我家屋頂上的瓦片兒呀。

撲刺！這伙沒丟炸彈，卻一頭往一里外的劉家沖子那個方向栽下去了。

駭得半天不敢出氣的人們，這才發一聲喊，往飛機落的那個方向跑去。阿伙兒快活的發了瘋，他不管黃牛了，也拚命往那邊跑，跑呀跑的，差點斷了腸子。

飛機像隻大呆鳥，正落在山坳里那一塊坦平的阿伙兒家的田地上，許多人好奇的圍住了牠。地上長得三四寸的麥苗已踐踏得稀爛，泥土也翻了身。

起來。

「再三逼問他，他才說有一個人叫他燒飛機，不燒就打他，他燒了，就買糖給他吃。現在這個漢奸是送到了。阿毛受人教唆，又未到犯罪年零，他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你放心吧了。」

「那要多多拜託你了！」

「還有毛叔的葬費，我就給你去領。我已在××登記了。」

毛嬌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兩行熱淚立刻從他紅腫的眼裏湧出來，沿着鼻子兩旁一串一串的掉下去。

「不久空中堡壘」就要飛到這里來，準備反攻了。現在要趕修飛機場，要加寬加長×倍。毛嬌一聽到這個消息，她是多高興啊！

空軍站允准了她的要求，就讓她住在那間飛機草棚里。當局又因為機場附近許多小孩子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容易受人引誘，就讓許多像阿毛那樣失學的孩子，到空軍子弟學校去附讀，受義務教育。

因為趕築機場，要招許多民工。現在毛嬌已是數千民工中的一個，她擔負着打石子的的工作。

她一想到阿毛已進學校讀書，又想到機場趕快完成，「空中堡壘」一來，就天天出動去炸敵人，給他丈夫報仇，她就精神百倍，拾起鐵錘把那堅硬的卵石捶得粉碎，馬上又取過第二塊，放在一塊大的石墩上，用力又捶起來。

她的日子就在鐵錘的一起一落里，快樂的過去。她覺得比細茶場更有意思得多了。埋在她心頭的仇恨，比這錘卵石還要堅牢千百倍啊！

這傢伙真不小，人家說飛機有三間屋那麼大，看看它却準有五間屋哩，銀灰色的機體已澱滿了黃泥；三個大頭，有兩個裝上了螺旋槳，當中的一個卻在頭上伸出了一根黑黝黝發光的錐子樣的東西，兩隻大胳膊下，各有一顆青天白日，屁股上也給塗着藍白色的條兒。

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着，結果都確定這是我們的飛機，但是，就沒有那一個能曉得它為什麼獨個兒從東邊飛來落在這里。

三個腫脹的人從飛機肚子里爬了出來，其中的一個已經把飛機頭上的那根大錐子卸了下來握在手里了。（阿伙兒到後來才知道那是機關鎗）

他們的身材魁梧而結實，常在街上要拳頭的王三和尚的身體也比不上罷？大家圍攏在他們的身前，有人甚至就動手去摸，摸那不經見的新奇的衣服，他們也不發怒，真是，多麼漂亮的皮帽皮靴和皮手套呀！

圍攏來看的人是愈來愈多，有些人很熱心的問道三位「劍俠」可受了傷沒有？有些人已經把茶壺提了來，有的卻要求他們允許賞光到他的村子里吃午飯去……因為大家都明白他們是保衛國土的勇士啊。

「謝謝你們的好意！」其中有一位答道。我們把機子降落在這塊田地上，把你們辛苦栽種的麥子給壓壞了，我們就很不過意的了。」

「那里，那里，這我們才高興哩！」是對三爺擠在人堆里叫道。「日本鬼子要是……」

了來，莫說麥子吧，就是大家的性命都不算自己的啦！」

「對啦」大家在四面附和着對三爺的話道。

「請問你們三位是怎麼飛到這里來的呢？」是李三狗子的聲音。

「我們今早由××飛向漢口去炸日本鬼子，當回來的時候，在宜昌對江××口的上空，又和三十幾架鬼子機打了半天，我們另外八架已先飛回去了，就是我們這一架留在後面，把汽油耗光，不得不強迫降落在這塊土地上。」有一位很和善的答。

於是，大家就又瘋了一般的在四週歡叫起來，不少的人把手拍得震天價響，請喚他們三人的英勇。

一會兒，街上的區署里的區長也來了，他請求這三位勇士到街上去休息，並答允代打一個電報到距此九十里外的機場去。

他招呼大家用粗草把機子捲攏起來，免得給鬼子的飛機看見了又來破壞，又派了四個保衛團里的壯丁，日夜的守着這隻機子，一直到人將機子運走為止。

於是他就陪伴這三位勇士上了街。一大羣老百姓熱烈的簇擁在他們的後面。

當晚七點鐘的班車，從××載來兩位穿着漂亮茶絨呢大衣的空軍軍官，迎接這三位勇士往××去了。

我來自海外

——寄向遙遠的一角

汗彬

帶着一顆念馳的心，回到抗戰的祖國。光陰如流水般的過去了，和你們分別後，忽忽將近三年。在這整整的三年中，我過着嚴肅的生活，很少得到空閑的日子，也很少有着幽靜的心情，所以在我們這一段冗長的闊別中，我沒有給你們寫過一封信，我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可以取得你們的原諒啊！

忘不了和你們分別的那一天！在那天的夜晚，因為我要趕第二天早班的輪船，沒等到天亮就悄悄地起床了。我知道你們一晚都沒有熟睡，早晨惟恐驚醒你們，可是你們不等我來招呼，早就骨碌碌的和我一道起來了。替我收拾書笈，細細行李。我急着想走，來不及早餐，不知是誰，買了一些點心包得好好的放在我的網籃內。我很不願意你們再辛苦送我，但你們却那樣堅決地一定要送我到海邊碼頭上來。朋友！你們這種溫馨的友情，叫我如何能够忘懷啊！

輪船上擁擠着都是到中國去的人們，其中也有許多爲了抗戰投到祖國懷抱裏去的中華兒女。你們送我到船上，替我買船票，找好鋪位，把行李安放在一間房艙內。你們真如送一個遠去的征人，有那樣的體帖，有那樣的熱情。

不一會，汽笛發出尖銳的呼嘯，催促着送客上岸，馬上就要開船了，而你們還是依依的不肯離去。

「X X，回到祖國後，你應該時常給我們寫信，報告你的近況，和祖國抗戰的消息……我們步着你的後塵，也要回到祖國去的。」你們站在岸邊，船要離岸的當兒，把這一段話投到我的耳邊。

「是，我一定常常給你們信的，我希望你們回去，我希望和你們在祖國的戰場上再見。」我盡力拉開我的嗓子，讓你們很清楚的聽到。

別分了你們，離開了幾年來和你們一齊生活的異國的土地。我

斜依在船檻上，默默的想：「啊！朋友，和你們暫時的分別了，說不定就是永別，因為我回到祖國的目的，是爲着要在聖神的抗戰中，火熱的戰鬥里，尋找我生命的歸宿，永遠的歸宿。」

船一直破濤前進，我遙望着這渺茫迢迢的海水，不覺爲了離別的情緒，頓時胸襟裏湧起了一絲悽愴。我離開你們太遠了。我走進了一個新的環境，踏上了新的道路，開始了我新的生命。

幾天晴朗的日子，我平安的到達了祖國，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看到了祖國的同胞，我的心頭真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說來很湊巧，在X X找到了我熱識的友人，我在他家裏就住下了。這年的春天，「戰幹」正開始招生，我就跑到X X去，進了一「戰幹」。在這戰時青年的陣營裏，受了幾個月訓練。我的精神格外興奮了，我的身體也愈趨強健。我再也不懂憊懶筆桿，守得房，明暗呻吟地去追求書本上空亮的淵深的學理。我一心一意的景慕着在風天雪地的戰場上和敵人拚個痛快。

幾個月的光陰，很容易的過去了。在「戰幹」畢業後，我靜靜的等候着上面調遣的命令。結果被派到X X來，擔任後方訓練新兵的工作。誠然，這一種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卻從心不愛做在這個平靜的大後方。

朋友，我在這兒只工作了一個多月的光景，這期間，我看見敵人飛機的猖狂，和我國空軍的英勇，啓發了我投入空軍的意念，就在那年的十二月間，我毅然地向我的長官請准了假，棄掉我的工作，考進了空軍士校。士校，這是一個新興的飛行學校，牠是在抗戰中創辦的，牠是現中國空軍基幹的搖籃。

入伍的時期到了，我由X X起身到X X入伍生隊報到了。營房在一座明媚美麗的山麓下，這時正是嚴寒的冬天，冷雨寒風的季節

，我們開始了入伍的訓練，從黎明到晨曉中，到日沒的黃昏裏，整天的光陰，都消磨在操場上，我們沒有假日，也沒有禮拜，這樣緊張的生活，差不多經過四五個月。

不久，奉到了行軍入川的命令，這一段長遠的途程，我們一步一步的邁過。從三湘楚境，來到山雷崢嶸的巴蜀，整整的兩三個月，長途行軍。在日光炎熱下行走，在月明星稀的夜裏露宿。我們的足跡走遍了祖國的山河，我們的汗液潤了祖國的大地。

來到四川的成都，入伍的階段告了結束。大家都滿懷着興奮的情緒，離開了入伍生隊，進了學校，做了學校正式飛行生。

在學校除掉每天兩三點鐘的學科外，其餘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飛機場裏。飛行的生活，是充實而愉快的。

在晨光熹微的早上，一陣號聲，我們從夢裏醒來，大家着好適合季節的飛行衣，唱着雄壯的歌，經過一條郊野靜寂的馬路，走到廣闊的機場裏，坐在休息棚內，靜靜的等候着飛行。

眼望着朝陽從東方絢爛的彩霞裏，伸出嬌弱溫暖的觸手，把蓋在機場上的一層薄霧的霧，慢慢兒吹散了去。飛行的時候到了，我們騎上馴良的鸞鳥，迎着明媚的陽光，飛到一碧萬里的晴空裏，去探求珍貴的駕駛術。

風和日暖的春天，苦雨蕭殺的秋日，我們飛行在廣袤的成都平原的沃野。在晴朗明淨的日子，有陰暗昏沉的天氣，我們不斷的訓練着，很快的由初級飛行，中級飛行，而高級飛行，我們的飛行進度按部就班的完成了。

祖國在艱苦困難中和敵人抗戰了三年，我們在士校刻苦訓練中也生長了三年。祖國將要走上勝利的道上，學校也把我们慢慢兒培育出來了，三年的光陰並不算長，我們幸運的從士校畢業了，從此祖國的空軍，又增加了我們這一批新的幹部，我們是士校第一期的學生，是中國空軍建立軍士制度的先鋒。——這一羣新的空中鬥士，不久的將來，在保衛祖國領空的鬥爭中，你們一定可以看到他們英勇的姿態的！

啊！親愛的朋友！回到祖國，幾年來平靜無聲的在學校受訓的

生活裏這樣的過去了。我慚愧，我焦急，我沒有給你們信，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我怕你們爲我失望！我暫時不讓你們知道我的一切，在我完成訓練，走上戰場以前。

今後，我要期許我自己，我要把我回到祖國的初衷本願達到。我要把我這三年來在士校學得的飛行技術，在祖國的領空上來發揮。

寫到這裏，這一封遙寄的信，我想就這樣結束了吧。忽兒窗外傳進了燕語鶯啼的聲音，啊！春已來臨了。不由得我又憶起了過去和你們一塊寄居海外的生活，一切如此溫存，恬靜，安樂，悠閑。

春天到了，拂面的和風，送來郊野的花香。我們帶着佳美酒，在野花香裏野餐。那時候，我們那會想到今日的祖國，會遭受敵人的蹂躪欺壓。夏天到了，我們相約跑到海邊來，在平靜澄澈的海水裏游泳，在沙灘上沐浴。看來往的異國海船，看逐波的白鷗。那時候，我們那會想到，我們的敵人今日會用他的巨大的魔掌，從海的那邊，伸出來卡住我們的咽喉。秋天到了，我們一同坐在院子裏，講故事談天，諦聽秋蟲的吟詠，欣賞秋高月朗的美景。那時候，我們又那會想到，今日的祖國一部分的同胞會遭逢國破家亡的慘痛，在嚴寒的冰雪中流徙，成千的兄弟姊妹們正在禽獸的鐵蹄下，啼哭哀號！冬天到了，我們拿着獵槍，在榆樹林中，追捕隱蔽的野兔和尋找棲息的斑鳩。那時候，我們又那會想到，今日祖國一部份親愛的同胞，會像野兔斑鳩一般地被敵人追捕屠殺！

啊！這僑居海外的生活，我再不願去依戀了。在我的腦子裏讓牠成爲生命史上一段糊的回憶吧！

「……我們一定步着你的後塵，也要回到祖國去的。」我親愛的朋友們，——你祖國的兒女，我牢牢的記得，在我那次和你們分別的時候，你們懇切地對我這樣說過。我永遠不會忘掉，我始終都相信你們，因爲你們都有着沸騰的熱血，都有着酷愛自己祖國的熱忱，決不會仍舊做着過去的舊夢，陶醉在遙遠明媚的南國的。

我親愛的朋友，你祖國的兒女，希望像火星般的刻在我的心頭閃爍着：不久將來和你們在祖國的戰場上再見吧！

記黃榮發

威

驅逐大隊戰士黃榮發，在今年八月十一日保衛成都的戰鬥中，英勇的擊落敵機一架，自身却也被敵彈命中，不幸於成功之後成仁了。未幾妻楊全芳女士聞耗之餘，柔腸寸斷，竟出手槍自殺。對這可歌可泣的愛情事件，我們無意鼓吹「殉節」的封建倫理觀念，也不想藉端誇克來取悅讀者，但在只有偉大的人格才足以感召聖潔的心靈的認識之下，我們願把黃烈士的生平向讀者作一個比較詳盡的介紹。——編者

那時候我們同住在蘭州西面的荒涼枯絕的小城里。這地方叫西古城。不高的高原聳立在南邊，低矮的黃河奔流在北面的夾谷里。

這座黃色的土城就靜靜的矗立在黃色的平原上，聽東西來的騾隊鈴聲，聽青海來的黑色而披拂着長毛的藏牛低鳴，聽白色的綿羊羣的牧童在空際揚起長繩鞭子的劈拍聲。

我住進去時，正當盛夏，隨著時日成熟了人與樹中的蘋果，梨，棗子，與田里的西瓜，我也漸漸把×期飛行軍官一一記熟了。

等到我已能分別這個飛行軍官的口音，那個飛行軍官的面容，另一個動作的姿態，再一個的性格與體質，秋天已稍稍的落在這一座黃色的邊城四週了。

秋天的涼氣加上變紅的菓子與黃色的草葉，是發人深思的季節。這城里的飛行軍官們的飛行日程雖然照常，但在朝暮的閑散里，他們却逐漸愛談一些離現實很遠的話了。譬如那時候正是歐戰剛起，大家極愛談歐戰

資料，似乎歐洲戰場也就是他們的血門所在。

自然，慢慢的就談到各人自己的過去生活，談到家鄉，談到父母，談到很遠很遠但頗能影響於現在情致的若干渾沒事情上去。

飛行軍官中的一個叫黃榮發，他是因為同期同學的特別推崇與介紹，在我的腦子裏留下一種特殊印象的。人家告訴我，×期中最懂得藝術的是他，因為他在沒有入航校之先，就已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做了二年學生。他已經利用他的經過訓練的藝術才能，寫這個荒野的西北一角拍下了許多含有深長意味的照片，還寫過詩。為了看他的作品，好幾次在他的宿舍一留就是好多時辰。這個年齡已不小的飛行員，就從他床下的箱子裏把照片一包一包拿出來，給我欣賞。最初我們是互相隔得遠遠的，這個在入航校以前就已經生活過很久的飛行員也總是謙虛的說「兩句客氣話，「照得不好呀」「不會照啊」這一類，他並不同你去評較那一

張照得好，那一張特點何在，而祇讓你看靜的欣賞着。

不久在二次往返以後，他竟很快的和我熟識了。我聽過，因為秋天的關係，看到後面裏的菓子在變紅，雷草在枯黃，人都愛說到離開現實很遠的事上去。

一次黃榮發打開他的話匣子，滔滔不絕的談了二小時。

他告訴我他這為飛行員的經過。事情很滑稽，也很自然。這裏面反映出不少中國的家庭、青年、學校、社會等的動態與內容。

「你知道我是廣東台山縣的人。我那縣的人，跟廣東許多沿海的縣裏的人差不多，出海到國外去的很多。我的哥哥滿了廿歲就到南洋去了。等到我由初中畢業之後，却進了我們那邊的一家鐵路公司服務，我沒有得到出國的機會，就安安穩穩的在車站上早出晚歸的工作着。

「那時候收入還不壞，家中並不靠我。因此，除了過着在當地認為滿意的較舊生活

之外，還把多餘的錢去買各種運動器械，做體育上的活動工具。

「兩校兩年生活下來，似乎在我們台山縣，生活已到了最高峯，所見所聞所食所穿所用，已到了頂點。一個青年人他決不能在生活中與人生的追求中停頓的，停頓就如同窒息。而且我生理上也到了廿歲的結婚年齡，父母也看出我的煩悶，就拿一千塊錢給我，叫我離家到香港去，在那邊去讀讀書，找到合意的女人，也可以結婚。

「就這樣，我走出了家。一個初中畢業生，一個內地的一條短途鐵路上的從業員，從此開始了漫無邊際的漂洋，最初我也僅作在香港入學校與找女人的打算，可是到了廣州住一陣之後，就聽到許多人說上海的學校多而且好，女人也美，到香港看見許多親朋從這裏登岸登輪赴滬，我也不知不覺的就跨上北航的海船了。

「到上海，簡直如同到了外國，皮膚與臉色是一樣的，但語言却兩樣。幸虧同鄉多，在一切都新奇中住慣了也不覺什麼了。可是，這座雖然是消費的都市却是由最進步的世界物質文化諸要素所建構起來的。我放下找女人的目的，這目的可以說是家族的倫理觀念惹起我的結果，我覺得要好好學習一點實用的技能才行。

「當然要讀大學得先完中學課程，我考進了復旦大學的附中。

「上海是一個以美國速度與風尚為模子而發展的所在，運動與球類的競技賽特別被

鼓勵的在一塊一塊空場上竭力表演着，人像瘋了一般的趕集來助興，那些競技場面自然會興奮一個體力強壯的青年人，何況我一向就以運動為第二重要事件，一向就養成愛好的嗜癖。所以，在學校裏，既以運動來消磨我的所有空時，放假外出，也多半立在人羣裏去看球賽。

「因為愛好運動的關係，我始終保持着健壯的身體與精神。

「在復旦附中讀書時，除了運動之外，我尚歡喜玩玩樂器。當我中學讀完時，我就決定去考杭州國立藝專，入那邊的音樂系。

「這種年月與精神花在學業的追求上的活動，不知不覺把我離家二大目的之一的找女人完全放在一邊了。女人天下有的是呢，人生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點東西拿出來放在別人面前，而不是一味去拿東西享受。如果我當時所想的不錯，那麼即使不冠上愛國等好聽名詞，我已經是一個為義所動的人了。

「進入杭州國立藝專，我生活在美的西湖風物裏，與一羣青年共同學習繪畫與音樂。我開始從一個較高級的水平去看人生活動的諸面。我也可以從安靜之中來控制我一向好動，煩躁的身體與心理。

「可是我的家庭並不太好，哥哥在南洋做生意又發生賠累，這是家中對我的經濟接濟上逐漸發生問題的信號。國家這時正與日本在從事種種忍辱受氣的交涉，我知道我在舊專讀下去，是不會產生何種結果的，所以決定去考近在咫尺的航空學校。

「我的身體及格，學科方面因我已是大學讀過一年多的學生，自然要占便宜點。我被錄取了，成了X期的飛行學生。

「從此，與我離家的二個目的之一——『找女人』，愈來愈遠了。讀書呢，也僅讀了個半途而廢。人生的遭遇，變幻莫測，我離家快六年了，不會得到女人回台山縣去慰安老父老母，不會得到學籍與技能去發點財，我今日這種擁一身披掛的軍人服裝，如果回到家到家中給老父老母看見，真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可是我自己却完全覺得滿意，我得到了軍人的外形，保持了健康體格，而且還從藝專生活裏學習到從較高水平去觀察人間社會的眼光與心情，我很滿意我離家外出的這六年的學生生活。是的，如今我能從廣闊天空去看地上的世界，那遠比我從火車站的一間站員室的窗洞裏去看孤客行人要痛快得多了。」

他差不多是敘述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人的故事一般，長時間的為我講說他的遠逝消失了的過去與感想。他不善于講普通話，雖然有說話的組織能力，內容說起來也頗零碎。不過，從他的話裏，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並不立志追求什麼的人，而僅是一個平凡的學生，一個想見一點世界光彩的海濱青年。他的家庭爲了要子孫昌衍，叫兒子出去覓一個好媳婦回家的企圖，却使得顯出了海的兒子爬到飛機上升空作各種活動。這推動力本不大，却因兒子碰到一股國力的浪潮，於是，

這黃粗製黃皮膚的海濱青年永遠展開了他與飛機，與國家戰鬥不開的生活。

這次深談之後，我深覺這位手藝已相當大而還保持年青人的稚氣與坦白的青年可愛處。有機會碰到一塊，就海闊天空談起來。

西古城裏的生活，如果人老是在言語與思想方面做交流，那除了談過去，談書本，談時事，很快的人就會感到字彙的缺乏，思想的枯竭。這裏的老百姓都是忠誠而樸實的，頭腦裏的用語與觀念，除了油鹽煤麥以及一點農作園藝上的成語外，別的什麼都談不到。女人是小脚，跪在麥田裏用膝蓋支持身體工作着。男人自然是粗健的，纏着纏或者馬在田間疾走。孩子則光屁股在街心灰塵裏用手捏塵土玩。真的，如果單單在言語與思想上手捏塵土玩。真的，如果單單在言語與思想上手捏塵土玩。真的，如果單單在言語與思想上手捏塵土玩。

可是，軍人不能光在思想與語言中生活的。軍隊本身的戰鬥任務是要以行動來支持展開的。因此，這荒絕的城裏人們除了飛行之外，全都以大部份時間作體育活動。有一羣不太好的馬，是青海馬主席爲了慰勞廿八年空軍在蘭州擊落敵機十五架大捷而贈送給空軍的。這一羣不太好的馬，常常被這些飛行軍官騎出城，馳騁在西北大高原上。

黃榮發自然是愛騎乘的一個。小小的綢陽球帽在髮辮上，一襲襯衫捲起袖口，俄國藍草織做的藏青色馬褲，構成了一個現代騎士的畫而。他們常常帶了獵槍，去找野鴿子行獵去。

黃河在八里外的灘腳下奔哮流着，這些高興不淺的青年軍官也常躍馬渡入黃河，鞭策馬與駭浪搏鬥。這不亞于他們駕駛在雲端，以飛機衝向雲朵的戲謔。在危險之中這些青年捨棄空中的天馬，躍身飄傘而下；在黃河裏，他們常光赤着身子從馬背上躍入水中逐波而去。

這種荒野的健康生活，由于太陽的射力的風的吹拂，水的激蕩，再加上西北露盛菜蔬瓜果肉蛋的營養，以及合軌的生活，把這些青年鍛煉成如鋼鐵一般。

這隻摘下他廿八年九月十五日的日記一段：「中飯剛要開始，熱蒸蒸的白米飯也將要送上嘴唇來，正在那一秒鐘警報的消息傳達到了！因爲我們大隊是今天擔任警戒，所以飯也不想吃，立刻拋棄湯湯的匙匙返寢室拿飛行服，眼鏡。臨走的時候，莫大彥分隊長告訴我攜帶兩個個頭放在袋裏，從前他常爲警報飛行而受餓，這可以說是一種最寶貴的經驗。」

「敵附掛派我飛××式機，和莫分隊長同一個編隊。當一口氣跑到機場時，緊急警報的旗掛起來了。我和莫分隊長先起飛，隨着陳隊附他們的編隊又起飛。他們是第一編隊，我們爲第二編隊，第三編隊是××式機，也是我××隊的隊員擔任。一共是××架飛機。另××式機一架由江秀輝分隊長駕駛。起飛後爬高至×千尺時，雲塊非常多，我們當時簡直是在雲海飛行一樣，甚感興趣。」

「我們在西古城空巡邏了一會，不見有什麼情況。轉向東飛至蘭州市上空，從蘭州機場起飛的同志和××隊的飛機一隊一隊滿佈在天空。當時我目睹我們自己的飛機數目不下×××架之多，勇氣立即湧上心頭，精神也爲之一振，所以當時在心裏確定的說：若敵人來犯蘭州，無疑是送死！」

「我們這個編隊在蘭市上空×千尺巡邏，大約經過一小時左右了，始終未見敵機的蹤影。很失望。回到西古城來，見機場佈着落地的空號，於是隨着莫分隊長用俯衝的動作降下，這一來我的眼睛疼痛起來，大概是因噴下降太急，減高度太迅速的緣故。」

「我是最後一個落地的。但落地後回頭一望，見機場的西南角上空有十二架雙發動的飛機編成一羣昂然出現了。我立刻敏捷地轉過頭，不顧風向，又拉起機頭，再度昇空去趕這大編隊的敵機。飛機的油門從起飛直昇攀取高度至蘭州鐵橋上空和十二架飛機遭遇時，都是搖盪頭，從未關小過。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空戰的機會，所以機關槍的保險也打開了，但結果，我取得最好的占位剛要擦

「敵附掛派我飛××式機，和莫分隊長同一個編隊。當一口氣跑到機場時，緊急警報的旗掛起來了。我和莫分隊長先起飛，隨着陳隊附他們的編隊又起飛。他們是第一編隊，我們爲第二編隊，第三編隊是××式機，也是我××隊的隊員擔任。一共是××架飛機。另××式機一架由江秀輝分隊長駕駛。起飛後爬高至×千尺時，雲塊非常多，我們當時簡直是在雲海飛行一樣，甚感興趣。」

「我們在西古城空巡邏了一會，不見有什麼情況。轉向東飛至蘭州市上空，從蘭州機場起飛的同志和××隊的飛機一隊一隊滿佈在天空。當時我目睹我們自己的飛機數目不下×××架之多，勇氣立即湧上心頭，精神也爲之一振，所以當時在心裏確定的說：若敵人來犯蘭州，無疑是送死！」

「我們這個編隊在蘭市上空×千尺巡邏，大約經過一小時左右了，始終未見敵機的蹤影。很失望。回到西古城來，見機場佈着落地的空號，於是隨着莫分隊長用俯衝的動作降下，這一來我的眼睛疼痛起來，大概是因噴下降太急，減高度太迅速的緣故。」

同命曲

靜公

為黃烈士榮發楊女士全芳作

三十年八月十一日，敵機襲蜀，黃烈士榮發，升空禦之，擊落敵機一架，烈士亦中敵彈殞。烈士廣東台山人，先是識北平人楊女士全芳，已訂婚矣。女士就學於華西大學，聞耗哭之慟，越五日，至雙流，黃烈士往時憩息之所。出其所挈履服，為烈士青所贈者，收以手槍自殺以殉。若女士者，可謂從容赴死者矣。

天池翔鷗，俯仰雲泉翻，雙翔何翩翩，比翼並飛棲互覆，君家遙倚羅浮樹，遶絕雲山萬里餘，何事蛟鯨簸海風，相游相處錦官城，三生早被紅絲索，清潭百尺游鱗，一結同心何可解，非拈紅豆相思切，執手共視天填久，君爲家國持戈矛，戈矛驅虜如雷轟，星斗迢迢挂胸前，御風歸來先視妾，昨聞殺敵雲霄上，方欣妖鳥斃恩風，夜深輾側心難定，

錦水蕩鴛鴦，大小必雙翔，生死不再捐，爲君遮燬避寒，妾在黃金臺畔住，兩燕朝鴻不相顧，忽教吹送在一處，相逢脈脈先含情，三世早被紅絲索，百歲初聯白首盟，世人盟誓不盟心，同心何必定同衾，每誦關雎企好音，問郎何日曠狂寇，妾爲郎操箕箒，箕箒除穢出星斗，看郎御風冷泠然，蹴鞠行歌錦江邊，電擊雷轟擊敵壯，續報丹鳳頌秋蟬，消息將信猶未信，

恍惚如見郎來前，郎君已去妾何存，郎竟爲國殞，哭郎成仁處，已是肝腸斷，滄江宛轉轉雙流，遙謝親恩直北雲，

（女父商西安，先數日寄以多金，促之歸，女至是懷死志，寄還之。）

遠志當歸各有辨，一言不相負，非望伍相金，妾命拌作玉摧藏，露濛共聽首洞，瀝血片片桃花髓，慧心何啻千回破，就義烈過共妻女，雲漢湛湛會雙歸，碧霄深處初合，

敵時，忽然發見敵機不是敵機，而是自己待避的轟炸機羣。唉，又是失望，掃興地歸來了！一腔熱血，結果是冰冷而又消沉！

這可以具體的說出黃榮發渴望作戰而得不到機會的苦惱。九月十五日這天我們真當心這位少尉軍官要闖一次大禍。因為他是如此戰標的緊張着要去擊敵。當他落地又起飛追我們自己的轟炸機時，我們想，這下可遭了，自己的飛機要打下自己的飛機來了。想盡方法去補救，毛瀛初總隊附（當時在西古城指揮作戰）打電話到蘭州總站要他們給這架來時的飛機打信號，可是都來不及了。最後只好寄托于希望。希望黃榮發能夠看到飛機上的敵機，或者領悟敵機在我領空決不會如是低飛，而能不予攻擊，即行飛返。幸好，這位渴望作戰的戰士畢竟是胆大心細的飛返了。

這次空襲以後，敵機還是不敢進入蘭州，這自然是那年初春所給予敵機的痛擊教訓所致。一直到初冬降雪時，黃榮發他們始終沒有得到機會，只好在天空從事勤勉的練習，等待時機。那時候，他仍然喜愛從事地面上的體育活動，組織一個籃球隊與蘭州市各藍球隊作爭奪青年杯的競賽，他的心情，那時候差不多全被奪取青年杯的企圖所支配，一有空就忙於籃球隊的練習與戰術研究。

（待續）

在布林的西上空

石偶譯

那晚上，英國轟炸機到布林的西上空作了一次空襲。在一個冷寂，映照月光飛機場上，我站在一架英國重轟炸機下面準備起飛。當發動機溫熱了的時候，我穿上皮靴子，皮褲子，皮大衣，還有一頂羊皮裏子的盔帽，一件叫作「梅蕙絲」的不洗水的短衣，最後，是我的保險傘裝備。在飛行員的後面，我爬進了那轟炸機。牠有一個像鱈魚肚子似的，露水滴在邊緣上，像汗水。駕駛員說，「一切停當」。於是紅光閃爍着，照亮了機場的週邊。飛機咆哮，騰跳，然後滾行着駛下機場。

我的活動崗位是在透明蓋的裏面，那是突出在機身中部的玻璃泡泡。無線電通信員給了我一個熱氣輿論，當飛機咆哮着奔向意大利去的時候，我便躺下來抱緊了這管子。兩挺機槍轉動在我的腳前。我感到十分安全。之後從假寐中醒過來時，我聽到偵察員一面透過透明蓋對外面瞭望着，一面和駕駛員面討着航綫。之後他從一個箱子裏面取出一個像炸彈的小物事，接着對一個袒露的溝流投擲下去。立刻牠就在下面的海上爆發開來。於是彩色的煙指示出了風向和近似速度。我們是鄰近我們的目標了。遙遠的下面有一個白色的雲層，再在那下面，是暗濤的海。我們繼續飛進時時看見一條白色海岸線向着海心閃爍光亮。

「我們逼近牠了。你準備好了麼？」駕駛員的聲音進入我的耳機。

「好了。」我說。

「你的機槍在手麼？」

「是的。」我說。

那偵察員現在平躺在機頭裏，注視着轟炸機準器了。我能聽到

他和駕駛員之間的一些討論。目標上空有雲還是沒有呢？夜籠罩着四周。突然，我看見針尖大小的一點火光在前面，之後一個又一個，在一哩外。轟炸員說話了：

「在那裏了；看他們放射出來的那東西。」

是布林的西的高射砲火引導着我們的領機前進。布林的西是一個「處女」目標（意謂未經轟炸之目標——譯者）。突然，我們看見布林的西城的輪廓在下面了。幾乎同時，無線電通訊員說他聽到了一個消息，德國飛機空襲科文垂（英國城市——譯者），死傷一千人。高射砲火更濃厚了，當我們更逼近的時候。費了一個長時間才進入牠的核心。大約在午前三點鐘，一個明月有月色的清晨，我們到了這城市的上空。

穿過強烈濃黑的高射砲彈，我們在這城市的上空環繞着。立刻，下面有了無數紅色火花從對我們射擊的槍砲放射出來。之後來了一些火球。一個個大，緩緩上升的橘黃砲彈出現在我們面前，像二道「威立氏光」，反射在我們機翼上。鎗聲射距離最近，迴響着機大聲喊：

「天可憐見，看那東西！」

之後又來了星星的亮光，混在我們火網當中反射到下面的白色雲層上。當偵察員發怒地告訴大家他以為那雲層會怎樣的時候，我們轉了一圈，又飛回這城市的上空，準備測量目標了。

突然，我看見一道錘大的火光在雲層下面散佈開來，照亮了整個的區域。我想這是探照燈，之後就聽到：

「那個便是企圖格殺我們的指揮者。」

於是，一個巨大的砲火在雲層下面爆發了。我們又迴轉到這城市上空來，我忽然看見一架飛機穿雲層在我們後面射擊起來。事後人家告訴我那是敵會的飛機，後來被雲層下面他自己的高射砲火

射落下來。——

我們在一個較低的水面又回到目標上空來。下面的砲火繼續地爆發着。砲面的防禦砲火重重的布滿了四方哩，但我們仍然飛臨布林的西上空五次之多，以便測準目標，特別是在知道了科文垂死傷一千人以後。

炸彈投下了！

轟炸員發出信號了：「在那里；趕快陡峻俯衝。」

飛機擺動一下，拉平了，然後就俯衝下去。穿過透明蓋，我的頭似乎一直伸進了高射砲。當太臨近的時候，我狂呼起來。紅色火光照亮了潮濕的機翼，當飛機拉平的時候。轟炸員喊：

「把握住你的航路。」

飛鷹隊在英國

美國飛鷹隊現在是皇家空軍中的一個作戰單位。牠是在二月一日完成訓練，配備了暴風機，作為一個戰鬥機中隊，參加實際戰鬥的。六個星期過去，牠沒有得到機會在和德國空軍的敵對中一試鋒芒，但却在指派給牠的地區裏充分地擔任了巡邏的工作。最近這中隊在防地招待了一次新聞界——所招待的大多數都是美國人。

賓客們在航空站上注視着隊裏的一些飛機在天空翱翔。六架暴風機正準備起飛，但是其中一架滑流時發生了一點故障，暫時停留下來，其他的幾架則起飛而去。牠們在空中毫無電話重新安排計劃，牠們組成編隊和改變隊形的精確性消除了外間對牠們技術和毅力的所有的流言蜚語。用暴風機來嚴緊地編隊，速度是那樣快，所要求的不僅是勇氣和大胆而已；時常，編隊外側的兩個人幾乎把翼尖放在了領機的座艙上。單獨飛行時，這五個飛行員大顯身手，巧妙潤滑地攪弄，開大油門——在混動氣流的天幕上完成各種特技。

一星期內，這中隊要開始訓練夜間作戰了。同時，白天還要繼續加強他的戰鬥力，以照相槍作為主要工具，來拍攝並記錄飛行員的射擊本領。假戰時攝取的影片放映給賓客們看了，他們對「敵人」雖然儘力迂迴轉折企圖逃避鏡頭，但却無能為力，深表驚歎。這

之後我感覺到直接在我腳下起了一下震動。偵察員喊：

「第一次投彈。」

第一顆炸彈在下降的路上。又一次震動，於是第二顆第三顆接着落下去。幾秒鐘後，全城都爆炸了。更多的火蕊追隨着我們，但是晚了。

駕駛員推進飛機飛了一個大弧綫，轉回來又取直綫通過目標上空。再一次——

「把握住航路，把握住航路。」

飛機繼續飛進着，當一顆一顆炸彈離開飛機奔向布林的西的時候。於是又一團爆發的砲光照亮了雲彩。

「讓我們回去看一看我們的戰果，」我聽見耳機裏面說。

我們在持續不斷的高射砲火中，在布林的西上空游弋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英國泰晤士報空軍通訊

陳之龍譯

鏡頭在真正作戰時便是驅逐機的機關槍了。照相槍是由駕駛杆上的槍紐操縱的，祇在作戰中那八挺勃朗寧機關槍動作時牠才動作。影片沖洗出來，便放映到銀幕上，於是飛行員的射擊術便有了物證。錯誤可以覺察並改正；戰術上的缺點可以指示出來。

又有些時候，這中隊和鄰近的一個漢普登轟炸機中隊混合練習，實屬兩得其利的事。漢普登，去除了炸彈之後，有一種驚人的靈敏性，是訓練戰鬥機追擊轟炸機的一個卓越的工具。暴風機是一種機敏的戰鬥機，教練轟炸機怎樣逃避攻擊，也是一個卓越的工具。

飛行員們

中隊的賓客們榮幸地會晤了一些不當班的飛行員。起先，指揮官會告訴大家他的「孩子們」是沉默寡言，並且是非常謙和的。沒有一個願意誇他自己，說他為什麼要到歐洲來參加戰爭的理由，或是報告他過去的履歷。但是賓客如有意問他們關於飛行的問題，却發覺他們不僅是應答如流，而且是儘時間所允許的渴望和人討論飛機和裝備的。

這是很容易明了的。飛鷹隊的志願兵在能成爲一份子之前，必

頗有至少二百五十小時的單飛經驗。現在服役的這些人全都綽綽有餘。有些飛過像泰勒可布那樣的小飛機，但大多數都是用高級型式取得飛行時間的。有一個除去其他職業之外會做過一家飛行學校的教官，自己備有飛機，並且做過一個開辦的墨西哥農場場主的飛行員。他也是最早來到英國的一個，來了以後會飛過巴法羅、噴火、馬斯特、和風暴。這中隊的另一份子曾在英國飛過多馬羅克，實屬罕見。

他們的各種不同的經驗使得他們對飛機和裝備的見解頗足稱職。他們能憑一流的知識比較英國和美國組織、實用、和方法上的得失，而他們的毀譽是完全公正的。

中隊的領導人 W. E. G. 泰勒，指揮官，是全中隊的一個表率。他的態度言談鎮靜，不求聞達，祇希望能允許他繼續事業。他參加美國海軍，在盆沙可拉——佛羅利達那美國海軍的航空根據地學的飛行。他分發到第五戰鬥中隊，隸屬於美國航空母艦勒新頓號。之後他回到盆沙可拉做教官，再以後轉為美國海軍預備役的軍官。他在紐約到芝加哥的航線上飛了六個月的民航機，獲得許多在惡劣空氣中飛行的經驗。

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從美國海軍引退，來到英國，大戰爆發他便加入了艦隊航空隊。他在斯卡巴河保衛戰中和在航空母艦榮譽號、且人號、德冠號上服役於一個海軍戰鬥中隊。去年十月飛艦隊組成，他便從艦隊航空隊轉移到皇家空軍來指揮他。他不表揚他前此會擊落任何敵機，但是他至少和德國空軍交過一次鋒，那敵機在他的眷顧之下完結了。

皇家空軍指導他們

四個皇家空軍飛行員借給了他應有的戰鬥訓練。他們在去年秋天英國戰役如火如荼的時候會作過戰，無須從什麼教本裏選取戰術材料。這飛行員們後還是要由美國人來代替的，但要等到他們必須繼續去做分隊長的時候才更替。美國人在把一隊人集合起來協同動作時感到一些困難——這不是說他們不守紀律，而是因為他們全是豫備飛行員，多少是有一點習慣於按照他們自己所喜歡的方式飛行。

他們知道戰爭曾經讓拉了一些傑出的戰鬥機飛行員，但是經驗

却告訴人中隊協同動作比較英雄的個人主義在長期開關裏能夠有更好的成績。這事實當時雖使具有自炫的特殊本能的飛行員理解，而將一定還會讓那些記得上次大戰中著名空軍中人的業績並銳意師法他們的人不快。

飛鷹隊裏所有的飛行員都認識他們的使命。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是傳統已經堅定地建立起來，並且似乎將要永久地保持下去(註)。

從美國來的飛行員平均每月有三十個到達這國家。飛鷹隊已經不能再容納了，但是新的飛鷹隊是否組織似乎還沒有決定。新來者可能安插到別的皇家空軍中隊裏去，這樣飛鷹隊便可以保留為美國的代表隊，和皇家空軍共同作戰到底。

原先的計劃是恢復拉斐爾特中隊，這中隊在上次大戰時是由美國人在法國編組，受隸於法國空軍的。一九二五年，法國在摩洛哥和里夫作戰時又重建過一次。去年法國崩潰了，拉斐爾特計劃遂告失敗，他的保證人，查理、斯溫尼先生——住在倫敦的美國商人，現在是飛鷹隊的交際和聯絡員——和他的叔叔查理、斯溫尼上尉建議組織了皇家空軍的飛鷹隊。

這樣，歷史又重演了。上次大戰時，美國人服役於他自己的中隊，和法國空軍在一起，並且個別的參加了皇家飛行兵團。拉斐爾特的業績在柏特·賀爾的「一人之戰」裏有著描寫；而皇家飛行兵團裏的美國人則見諸「戰鳥」，後者是做為「一個無名飛行員的日記」出版的，他是空中戰爭產生的最好的一書本。

讀過這兩本書的飛鷹隊飛行員想來已經知道了這次戰爭和上次戰爭情形的殊異。編隊組織代替了隨機應變，合作代替了單獨行動，除去單純的勇敢和技術而外，飛行對敵作戰的人現在還要求其他的素質。

飛鷹隊已經精銳到什麼程度還沒有證實，但最近在航空站上看見這般飛行員的賓客們不能不贊同站長的意見，他說：「現在這中隊是戰鬥單位了，我們可能聽到關於他的重大事件。」

註：美國飛行員在第一次歐戰中表現得極好，可說是有着光榮的傳統。

中國空軍參戰的當矢

中國航空史講

中國創製航空，在第一次歐戰未爆發之前，當歐美各國航空，亦不過粗具規模，關於飛機的性能以及武器的裝備，亦猶在研究試驗之中，中國向外國所購的飛機，數目又不多，質料也很差，僅備是馬力很小的十餘架教練機，請到戰鬥人員呢，正在設校——南苑航空學校——造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談何參戰？

然而當局因為飛機在當時可以震驚世俗，炫耀人間，所以每每事變，常常派遣飛機一二架隨同陸軍以資點綴，在敵對方面沒有飛機的場合之下，去幾個五磅手榴彈，也着實足以嚇嚇對方，鬧得人仰馬翻，如果以軍事價值來評判，那根本說不到戰略和戰術的運用。不過為供史料的研究起見，姑名之為中國空軍參戰的嚆矢。

飛機在中國第一次的軍事行動

記得民國二年的時候，內蒙古有一部弄兵倡亂，進擾多倫，當時北政府除派陸軍部隊出塞征討以外，並派飛機一架，由南苑飛往該地，由該官任駕駛，學員任偵察，出沒張北後，又北進至托羅，荒蕪沙漠之鄉，原始游牧之民，初次看到鐵鳥，也着實心驚胆破，這樣一來，聲威大震，雖然飛機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確實作了一次軍事行動——作了飛機在中國第一次的軍事行動。

中國社會一般人士對於航空的認識

大家總記得民國三年曾經鬧過一次白狼的禍患吧？事實是這樣的：豫西地方，出了一個巨匪，名字叫做白狼，因為他橫行一時，心狠如狼，所以時人即叫他白狼，豫西地方本來是多匪的，又加當時政治不良，社會紊亂，經白匪倡亂，嘯聚愈眾，騷擾愈廣，起初在東漢路一帶肆虐，後來竟竄至京漢路線以東，並有一股由南苑城東竄至皖省六安。當時豫省的執政者，在不時只知割削民衆，搜括地皮，白匪初起的時候不以爲意，待至蔓延成患，如火燎原，不可向避，又束手無策。後來政府派陸軍總長段祺瑞統率豫軍清剿，並派飛機一架，從事偵炸，惟白狼乃屬流寇，專以搶掠爲事，此剿

...其成就，當有可觀...

彼竄，由豫之東南轉豫西南竄入鄂北，出紫荊關流竄陝西，政府又派飛機帶兵追剿，前後又派飛機兩架分途偵炸，頗收相當效益，不久白匪由陝回竄河南，到了民國三年冬季，白狼爲其部下所殺，餘眾獻首官軍投降，乃告肅清，此項匪患，鬧了一年多，其禍民初巨大的匪患，而飛機一再參加，頗增社會一般人士對於航空的認識。

中國飛機作了一次盲目行動

民國二年本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益變本加厲，橫行不忠於民國之企圖。當時各省軍閥，都是他的左右臂膀附庸之徒，不惜背叛民國，從事異動。民國四年即有楊度等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公開討論國體問題，終於釀成袁氏帝制自爲之變。在籌安會發起之後，袁世凱以爲雲南的唐繼堯，廣西的陸榮廷，貴州的劉顯世，四川的胡文瀾，照他平時的親密，有點貌合神離，所以將蜀地他調，另派親信陳宦書爲四川將軍，督理軍務，且以飛機兩架，組織航空連，隨同入川。航空連到達成都以後，就在鳳凰山擴場駐紮，不時起飛翱翔，是爲天府四川發現飛機之始，待後洪憲發表，雲南蔡廷幹，蔡錫振一呼，多處響應，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終成泡影。不但親信無用，精兵無用，就是航空連又有什麼可恃呢？

中國飛機參加護國運動

民國五年洪憲皇帝崩潰以後，共和再造，黎元洪依法就任總統，馮國璋被選爲副總統，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兼任陸軍總長，改行責任內閣制，一時軍國大政，統在老段的掌握之中。民國六年因爲參戰問題的爭議，段以政見不行辭職，繼而有皖省長倪嗣冲等宣告與政府脫節關係之變，黎爲緩和與北洋派全面衝突起見，特令李鴻章的兒子，段祺瑞的戚戚李經羲繼任段組閣，並召張勳入京，以謀解決時局的糾紛。張時任長江巡閱使，鎮守徐州，聲勢煥赫，中樞

(下文移往三四九頁)

航空神經病底研究

張安汶譯

航空神經病主要是由於長時間飛行，高度飛行，特殊飛行等航空疲勞而發生……其症狀雖有各種，但治療法則以停止飛行爲第一義。

緒言

寺前軍醫監研究飛行員底體位知覺官能，認爲害航空神經病的人們，體位知覺的誤差較健康時有很大的增加，這種誤差特別是顯見於左傾斜與後方傾斜，但靜養恢復健康後，這誤差亦可漸減。霞浦海軍航空隊田中軍醫大佐在「關於航空神經病臨床實驗的研究」中，亦曾多有論及。下志津陸軍飛行學校醫務室同人偶然與本校一位患航空神經病的人診斷，經過情形如下。

一 診斷經過

病歷 患者：某飛行教官特務曹長，三十五歲。

甲 家族履歷 父系祖父以老衰病於七十三歲時死亡；祖母及母系的祖父母死亡的病由不明；父母健在，同胞兄弟十一名中九名健在，一名夭折，一名係因爲火車互撞而死的。

乙 既往症 生來即頗健康，很少患病，一年裏面大約僅有一二次的感冒而已。普通經濟狀況，沒有烟酒的嗜好，亦沒有害過花柳病。

丙 飛行履歷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三年五月於所澤陸軍飛行學校習得飛行術後，即在下志津陸軍飛行學校爲附員直到現在。每月平均飛行二十至三十小時，迄至受診時止（昭和十年六月四日）有一千八百五十九小時的飛行總時間。昭和九年八月間，夜間飛行落地操作不良，此後中心就不安適。昭和十年五月三十日午前七時三十分，練習九四式偵察機完了，將落地之際，軍輪接地的瞬間，飛機顛覆致全機摔毀，曹長則安然連機落地沒事。五月二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午前與午後大約共須實施至九回高度二千米，時間四十分鐘左右的飛行，自五月末起無論全身如何倦怠，仍然繼續飛行練習，六月四日在第四次作該項飛行中，強烈的感到胸內苦悶，全身異常倦怠，只是前來受診。

丁 現症 體格良好，營養尚佳，稍有脂肪過多的傾向，體重七十公斤，無浮腫，但顏面沒有生氣。體溫三六、七，脈搏每分七十，測定脈搏有一次結滯。緊張尋常，舌咽頭無甚變化。胸部肺無變化，心臟稍稍肥大。不聽取雜音。腹部無變化。大便一日一次。自覺全身倦怠，頭重。頭內朦朧迷糊不爽快，對於任何事件都失掉興味，有避免與人談而喜歡孤獨的模樣，幾乎絕未與人交際。患者自稱胸中苦悶，受診前日偶覺脈搏有結滯現象；再一月前開始飛行操縱中時爲睡魔所襲，或者落地後茫然不清醒。初受診前，這種程度更厲害。睡眠有障礙，一日難得有五小時以上的睡眠，且不能熟睡，夢中與強盜格鬥，不知覺的動起手來竟打着他妻子底腦袋，使她異常驚愕。食慾大減。脊柱第二腰椎附近疼痛，叩打該部疼痛，但有疝疝未變形，可是很嫌忌飛行。再檢動靜脈波，早心室性期外收縮。血壓最大壓百三十毫米，最小壓五十毫米。尿無病，糞便無寄生虫卵陰性。血液所見（略）。

症狀如左，依田中軍醫大佐底分類而診斷，當是神經衰弱型及期外收縮性不整脈，與心臟血管型混合的航空神經病。

航空神經病底原因

希萊德氏論航空神經病底原因，以爲是因疲勞不能十分恢復，日日加重的結果，亦就是著積疲勞（Staleness）所致。依英國底統計，平均一日飛行約三小時，而連續二百小時至三百小時之間，即可惹起本症。根據德國統計，一日約四小時的飛行，繼續到三四月之間，便可致本症。又霞浦海軍航空隊底實驗，在相當於八千米的低壓室內每日滯留一二小時，繼續至兩禮拜左右就惹起航空神經病。

要之，航空神經病主要的原因爲過勞所致，發生這毛病的原因性的因子如次：

甲 飛行時間 縱不在高空，每天反覆地在一千米高度的空中作長時間的飛行，亦可惹起本症。

乙 高度飛行 依前流說浦低壓室底實驗可以證明。且英國底調查，亦說因為高度可以發見本症底增加。又據山崎博士報告，在高空因心搏動底增加，就屢屢呈現不整脈。故知連日實施高度飛行，極容易惹起心臟血管型的航空神經病。

丙 特殊飛行 因離心力底作用而惹起腦充血，可以把昭和六年六月所澤陸軍飛行學校某大尉底例子做證明。又加爾蘇氏把多數的大戰於一大車輪架上，用一秒四——六回的旋轉速度旋轉，大底頭盡多受傷，雖有幾隻犬復原，一部却死去了。強力的離心力底作用，明明是對各器官，尤其是對於腦與心臟更有障礙。

此外，航空性過勞之外，更加經濟的，或因家庭環境致精神過勞，當亦可助長本症底發生。

至於就會長本症底原因而言，似以甲項所致，因為在學校每天練習飛行必須較長的時間，而被教的同業者又概為缺乏航空勤務經驗的人，所以患者——會長——實有較大的勞苦了。

三 航空神經病底症狀，分類及診斷

因航空性過勞而發生的一羣症候，安德生氏名之為航空神經病 (Aero-neurosis)，希萊德，羅通，巴勒幾個人則謂之曰蓋積疲勞 (Staleness)。羅通氏以爲蓋積疲勞有食慾減退，因惡夢而障礙睡眠，集中力減退，不安心，神經過敏，暴躁生氣，缺少飛行判斷與注意力等病態。他并說疲勞的航空人員有種定型的症候，即對動務缺乏耐性與勇氣，在空中好像感覺本身底存在也都不明白，缺乏飛行判斷，食慾減少，睡眠不安，多半時常夢見不愉快的飛行；另外，不能積極操縱飛機，到強制搭乘時，呼吸迫促，些微的事情亦易生氣。安德生認爲這樣的症候是神經病，也是神經衰弱型，多發生於練習飛行期間，與最初單獨飛行中，或者因為失事與傷害迭續發生，亦有因目擊飛行失事惹起的。

波耳氏爲航空勤務的結果，認爲飛航員身心發展的一定狀態叫神經循環性無力症 (Aero-neurosis Circulatory Asth

enia)，即係對動務缺乏興味，疲勞不絕，筋調整底缺乏，神經過敏，缺乏注意力等症狀。外尚有：——

1. 運動則呼吸增加喘切
 2. 疼痛：從胸骨輕度地疼痛以至於絞心症樣地痛爲止，這種疼痛在運動時尤爲強烈。
 3. 稍事運動即感疲勞。
 4. 呼吸迫促。
 5. 多少都有些暈眩。
 6. 失神。
 7. 其他尙呈頭痛，倦怠，不眠，注意散漫，四肢厥冷等症狀。
- 要之，以上各種名稱俱不過航空神經病底異名而已，最近航空的躍進，容易使航空神經病發生，對該症有詳細觀察的田中軍醫大佐，曾依其症狀而類別之如左：

- 一 神經衰弱型
- 二 心臟血管型
- 三 消化器異常型
- 四 平衡運動感覺異常型

心臟血管型更可分爲：(一)不整脈(二)刺激傳達障礙(三)狹心症(四)心臟神經症(五)血管神經運動異常。

大佐分類的神經衰弱型及心臟血管型，與波耳氏底神經循環性無力症相同，而航空神經病大部份都是兩種症候：消化器異常型，平衡運動感覺異常型很少見到。

當着診斷航空神經病時，須詳細調查原因與症候，倘已確定原因由於航空性，又若爲心臟血管型(或爲神經循環無力症)，則脈搏心音的檢查，動靜脈波的描寫，電氣心動圖等的檢查是必要的。至調查本症底原因，應該詳細調查其病歷，行動，家庭底狀況，烟酒嗜好，飛行回數，肉體的并精神的勤勞狀況，飛行與發病的直接間接的關係，除把飛行看成主要原因外，尤須特別調查其他原因來作最後決定。

四 航空神經病療後

一般情況下，航空神經病痊癒後情況良好，在二—三月的適當治療後可以完全恢復健康狀態，很少在治療後還有些兒延綿的病態。據田中大佐說，只有主要是期外收縮性不整脈的航空神經病，於恢復後有再發的情形，故治療甚為困難，又神經衰弱型也是一樣。

五 航空神經病底治療

治療航空神經病底一般原則如下：

甲 停止飛行 這是最重要的事，如症狀較輕可使服地上勤務；如症狀有相當程度時，則必須使其完全靜養才適當。

乙 藥劑 用臭素劑，但如係期外收縮性不整脈，則須於臭素劑之外再加其他藥劑。

對於本患者——曹長——的治療，先用臭素劑並使其靜養均沒有顯著效果；後來便加用特殊藥品「加爾速門」及「阿他羅品」，遂使其神經衰弱的症候消失，期外收縮的程度頓減，顯見恢復一般狀態了。

六 航空神經病的預防

航空神經病所呈的症狀如上所述，假設因為這原因而致成為悲慘的失事的原因之一，或者飛航員因有病症而避忌長時間飛行，高壓飛行，特殊飛行，那麼，空軍底戰鬥力勢必大為減殺。故積極預防法至為緊要，即當長時間連日飛行，高空連日飛行，連日有空中戰鬥勤務的場合，對於飛航員底「體養」必須「十分注意」，更須有適當精確的觀察，注意日常衛生，並設法增進健康。航空勤務者對航空神經病更應當有相當的理會和瞭解，如發覺有症狀，就是程度較輕亦不可等閑視之，應留意早期受診。至於增進健康的具體方案，則獎勵提倡正規的運動遊戲，特別是以實施排球，網球，高耳夫，游泳，乘馬等為最有價值。

結語

如上所述，航空神經病主要是由於長時間飛行，高度飛行，特殊飛行等航空疲勞而發生的；但其他各種精神過勞亦可助長本病的發生；其症狀雖有各種，但治療法則以停止飛行為第一義。最重要的預防手段是航空醫官底積極活動，自然本身要作航空的體驗，尤須特別精密觀察飛航員日常的衛生，研究其健康增進的具體方案。無疑的，將來航空底發達可使本症隨之激增；故航空醫官為了航空人員要緊的完備，應該留心時時努力研究以防止本症於未然。

譯自日本「航空記事」一六五號

中國空軍參戰的嚆矢

(上接第三四六頁)

與倫比，於是廣事延攬，藏垢納污，而所統轄的全軍官佐士兵統統辦髮長垂，不服規定服制，在當時軍閥中，可謂自成一家。民國五年與倪嗣冲等組織省區聯合會於徐州，民國六年又在徐州召開各省督軍會議，儼然一時之盟主，舉足可以重輕，故於段辭李繼之際，黎恩借重，引狼入室，中華民國的國祚，幾乎斬在張勳手中。張於應召入京時，隨帶精兵數千，一部駐兩池子，餘即比駐天壇，不久保皇黨首領康有為亦潛入京中，與張密商復辟問題，密謀多時，卒於民國六年夏季猝然披幕，黎元洪走避使館，中華民國政府被迫不能行使職權，於是宣統之上諭，刊布各報，黃龍旗竟飄蕩於北京城。當時段祺瑞在津沽休養，得報毅然赴馬廠誓師，傳檄全國，與師討張，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出兵，張勳頓成獨夫，竟被近畿各軍，圍困京中。當討張之始，南苑航空學校段令改為臨時航空司令部，由秦國輔主持一切，與近畿討張陸軍，密切合作，所有飛機及全體人員，一律參加作戰，炸天壇，轟清宮，一時陸軍攻於外，飛機炸於上，致宣統張勳惶恐無計，奔避荷蘭使館，辨兵氣奪，紛紛解甲投降，一場叛國變亂，不數日即告解決，這一役中國的飛機倒着實獻了一場大功。

這時期的中國航空，根本尚未形成軍的形態，所以它的行動，未上軌道；誰有勢力，誰可以掌握航空，誰就可以把它當作戰爭的工具。

軍的要素，有主義，有組織，北政府時代，一般軍閥只知自私，那有主義，所以這時期的中國航空人員，也只知道隨波逐流，罔知正義；同時軍閥的軍隊，都是烏合之眾，誰有勢力，誰有地盤，誰就可以豢養軍隊，當時的航空人員，沒有主義的陶冶，更沒有紀律的組織，所以也就被軍閥利用，不明是非，不辨利害，什麼非法的動作，也會參加。

總理北遊歐美，深知彼邦致強之由，多因科學，歐戰起後，更鉤心鬥角，編練空軍，於是提倡「航空救國」以期迎頭趕上，惜乎當時軍閥當道，主義未行，局處粵隅，要是北伐提早完成，中國航空早置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則其成就，當有可觀。無如干戈擾攘，此爭彼奪，無非為私，以致創辦航空雖較早於敵國，而其結果則反使國家大傷元氣，此則為編史者最痛心疾首者也！

一個夜晚

非文

是星期六，規定爲外宿的日子，留在部隊的人，比平時要少。一到晚上，更顯得冷清。

年輕的小朱，第X轟炸大隊精幹的軍械士，他還沒有家室，所以仍留在部隊。在暗黃的燈光下，他看了幾頁代數學，可是心緒總不能寧靜下去。眼睛雖注視在書本上，但那上面講的「剩餘定理」，他却覺得非常模糊！

索性合上了書本，他走到院子裏。天上的星星，直向他眨眼睛，晚風帶了田野的油菜花香，送進他的鼻孔。他面東佇立了很久，心裏有點迷惘。

今晚的星星這樣明亮，明天總該是好天氣吧？爲什麼我們的機器還不出動呢？他好像有些抱怨，又有些忿恨。

他仍回到房裏，百無聊賴地把一副鑽石收音機的耳機帶上，已經是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了。他知道時間已經不早，趕忙脫衣睡下。但他的思潮，並不因之靜止，反更形紊亂：代數學的定理，敵艦的田疇，慈母的面影，袋裏僅剩下的幾元錢，飛機究竟什麼時候才出動……如絲如麻，絞成一團，愈想愈睡不着。

從別的牀上，傳來均勻的鼾聲。這對於他簡直是一種苦刑！他竭力停止想念各種事情，專心默數：「一二三四……」

懷懷地，剛投入夢神的懷抱，他好像聽

到機械長屋子裏電話鈴在響。一會兒，是熟悉的機械長的聲音，突破了午夜沉寂的沉寂。

「大家起來，今晨本隊有X架機器出動，油X千X百公斤，彈X百公斤，在七時以前，大家把一切準備好！」

小朱好不容易剛睡熟，本不想起來，可是聽到本隊有飛機出動，他非常的興奮，迅速地穿好了衣服。同伴小陳，老吳，老張，都起來了。機械長又派勤務兵把外宿機器員，軍械員和一些負責工作的人們，都找回隊部，告訴他們要準備那架飛機。

他們一羣二十餘人——間接的無名戰士——，在星光下，跑向機場。星光雖然并不怎樣明亮，可是他們都非常熟悉機場的地形，很快的走近了每人所保管的飛機前面。

這時，機場的油車和卡車都出動了。車上的燈光，畫成一條條長的白帶，交織在黑夜裏更顯得廣闊的機場上。油車拉着油桶，運送巨量的食物——汽油；卡車滿載着機冠的備用零件——炸彈，分送到各巨艦的灶內，翼下。

年輕的小朱，再也不迷惘了。雖然夜裏沒有睡好，這時却分外有神，敏捷而熟練地打開炸彈箱門，開亮了輸燈，把卡車副送來的X百公斤炸彈，一一掛上。掛彈用的鋼繩，纏着他的手發紅，還有疼痛，可是他滿不以爲意。他心中充滿了明亮，興奮！他想像着：幾小時後，有多少他最憎恨的倭寇，將葬身在這他自己親手裝掛上的炸彈箱裏，他

微笑了。

他又把這隻巨艦底一切軍械設備：電投彈器，轟炸機彈器，機槍，鎗彈和彈鍊以及氧氣設備，一一加以細密地檢查。他決不顧他所保管的巨艦，因爲他自己的疏忽，而不能達成任務，甚至犧牲在萬惡的荒鷲之前！

陳機工長，負責飼養這隻巨艦的人，得到機械兵和勤快的協助，已經把這隻巨艦喂飽，它的食量頗足驚人呢，足足需要X千公斤的汽油！爲怕發動機臨時發生故障，陳機工長又忙着試車：慢車，快車，螺旋槳變距，依次試過，響聲極均勻，各種機表也都指示正常。六七分鐘後，試車完竣。一切的事情也都準備好了。

一輛三輪車，載來了大隊的機械長和軍械長。

「機器好嗎？油加了多少公斤？」精明而富有經驗的機械長問。
「機器剛試過，都好！油加了X千公斤。」陳機工長的回答。
「小朱，你的工作怎樣了？」軍械長問小朱。
「X百公斤炸彈掛好了，別的也沒有毛病。」小朱說的很響亮。

「好！頂頂好！天快亮了，一會就有車着你們送早點來。」
三輪車響了，載了機械長和軍械長到另一巨艦前面，依次作長征前的檢視和訪問。東方現出了魚肚的白色，晨星漸漸稀薄，小朱和他的同伴們，坐在巨艦的鐵籠下，等待着隊部爲他們預備的早點，并預備着二羣隨惡倭寇末日即將到來！

流亡人的空軍熱

建民

失掉了家鄉的我們，對於當一個空軍戰士，當然是熱烈的期望着的——我們切身的感到了祖國的可愛，尤其祖國的領空。

當我們揮淚拜別親長，離開美麗的樂園的時候，在每個人的心裏，已經浮上了復仇的記憶。所以我們不畏艱難，不顧危險，終於冒着敵人的砲火，投奔到祖國的懷抱裏來，重新吮吸着祖國的甜蜜的乳汁。固然，有些同行的伙伴，是在敵人的屠刀下死去了。但，他們的死，更給我們後死者加增了無限的勇氣。

敵人越殘暴，越覺得祖國可愛。所以我們每個流亡人，都願對祖國貢獻出所有的一切。而在我們那以流亡人為中心的學校裏，便有着一種共同的傾向——空軍熱。一提起「空軍」兩個字，每個人的心裏馬上就燃起了光明的火把，產生出無限的欽敬和羨慕，尤其當祖國的飛機從頭頂飛過的時候，每個人都像歡狂了似的。因此，體格特別健康的同學，也便像有着無限的光榮。課餘，同學們相互談起話來，誰都不願承認自己身體上的弱點，因為不夠幹空軍的條件，是非常可恥的！

有一次，一個近視眼的同學跑到校醫室，質問校醫說：「近視眼可以治嗎？」校醫很

滑稽而又帶有諷刺的回答：「我是不會治的。」這短短的一句，可使那位同學面紅耳赤了。過後，有的同學提起這回事，總要引起許多人大笑一陣的。

還有一回，一位向來被稱為籃球健將的同學，因和軍校賽球，將左手跌得不能動了，當校醫給他施行手術時，他含淚問校醫說：「我還能考航空嗎？」「這一點輕傷，算得什麼！幾天就可以好的。」校醫向他這樣一解說，那位同學於是又懸懸的笑了。

同學們渴望着的機會來到了！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佈告欄裏忽然發現「空軍××學校招考×期飛行士」的廣告，同學們見了沒有一個不喜出望外的，在幾分鐘內，全校像是沸騰了一樣，每一個角落裏，都洋溢着雄偉的歌聲：

「你看戰鬥機飛在太陽光下，你聽馬達高唱着走進雲霞，輕輕地……」

第二天，辦公的時間還沒有到，教導課裏報名的人已經擠滿了。後來的同學站在門外，都焦心的埋怨着自己：「噯，來晚了，該死！」

「一二年級的學生不准報名！」正當姓

個同學都歡欣鼓舞的時候，大肚子教導主任忽然發出了這樣一道命令。一二年級同學們的歡愉面孔，頓時陰沉下來，一邊喪氣的走回去，一邊咕噥着：

「早晚我非得幹空軍！」

「真的，不幹空軍不算人！」

「以後再有招考的，大肚子如果再不叫咱報考，奶奶不給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

一二年級的寢室、教室，都高揚着這種牢騷的論調。

時光過得真快，一星期後考試結果便揭曉了，這全校又像沸騰了似的。被錄取的同學，得意揚揚，每個同學都向這些「新的空軍戰士」，投射出敬慕的眼光。

太陽落山以後，同學們更歡狂了。教室裏，寢室裏，昏暗的檯油燈下，照着許多熱情的面孔，一陣陣的起伏着洪亮的歌聲和掌聲，雖然每個人的面前只有着一杯白開水，但，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着純潔的親與愛，直到夜色深沉，萬籟俱寂的時候，校園的空氣，還縈繞着清脆的樂音。

我們失掉家鄉的人，對於當一個空軍戰士，當然是熱烈的期望着的——我們切身的感到了祖國的可愛，尤其祖國的領空。

同文字功其初

唯美

會記得某君寫紀念一位先烈的文字如是說：「×××，他又是東北人……」看了這個「又」字使人生起無邊的悵惘之感。——爲什麼不呢？那三千萬同胞有一個願意那般痛苦的處在敵人的爪牙之下麼？他們奔避，反抗，復仇！就是不能走動的也不是眼巴巴盼望着他的同胞（你、我、同一切中國人！）早早打回那塊土地麼？

那地方的氣候是相當寒冷的，土地是待開發的，於是環境使出生在那裏的同胞也特具有堅忍耐勞的性情和健壯有力的體格。更加在現狀下，恐怕個個青年都在對那不共戴天的敵人躍躍欲試了吧！

在其超生的時候我好唱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他常常說：「你唱這歌是感不到其中滋味的，我才是真生在松花江上的呢，就可惜我不大會唱，我一聽你唱，我就想起哈爾濱的家，想起了小時江邊的嬉戲，大家快樂的生活着……」——從「九一八」後，其超便再沒有見過他的家，也沒有會到過一個親屬。他最親的也就只有一輩弟兄——我們同學。

髮是向後梳的，特別顯出額骨較高的英俊的面孔。黃種人特有的膚色，方正的面孔，和氣的態度，誠摯的言語，一百七十二公分的身長，六十八公斤的體重——這就是同

學沈其超。

因了體格的健全同頭腦的靈活，其超在人羣裏沒有落伍過。球打得不壞，驅逐飛行是他一入航校時就立下的志願。特技飛行同成隊飛行在求學時師長們都對他有很好的稱譽。

在寬橋，大家日夕在一起生活同學習，互相親愛的幫助着，尤其在空中，當飛翔在耀眼的白色雲層之上互相比着翅膀時，彼此真有着兄弟以上的感情啊！可是畢業了，分發了，我們除了通訊，天各一方，是再難有見面的機會也。也真湊巧，馬上「七七」事變揭開了戰爭的序幕，大家作戰忙，調動忙，彼此又時時有了碰頭的機會了。有時我們同住在一個場子裏，天天在機場警戒着，待機起飛作戰，無事我們就同坐在一架飛機翅膀的蔭涼下，輕輕的啁啾的談着別後各人作戰的經過，將來的憧憬，以及個人環境事所發生的一切。不久，他又同他們全隊調離他去了。不久，我接到他的信，告訴我某日又如何去俯衝轟炸敵人，某日又如何去急降掃射敵人。在一封長信裏，他輕描淡寫的敘述那一次出死入生的壯烈的故事，這封信我至今還保存着在。

××：

正好昨天來任醫院就接到你的信。

昨天是我最危險的一日，但是請你們不要替我著急，我現在傷很輕，僅僅左眼皮破了一條皮，頭上撞了幾個包。

事實是這樣：十一號上午十時許有警報，說有敵機九架來西安。這時我們隊有飛機七架，當即起飛，我跟馬××，是第二分隊，總領隊是×副隊長，第三分隊是胡××領隊××。V隊，我是右邊最後一架。在五千米時，我發現有三架敵機由高空向我俯衝，同第×隊的非亞特一樣的。當時我即加油門想到長機前去通知長機，不過我的飛機發動機已經有毛病，開滿油門只有一百五六十公里，油門減小平飛倒可以有×××至×××公里，本來在地面試車時機車發火很多，快車也發一點火，不過有警報來，當然還要飛上去。這時我趕不上長機，而後邊日本飛機已到，沒有辦法，只有打。日本飛機是兩架下來打我，一架在上邊，我等右邊這架已進至射程內，乃關死油門向右急轉彎，對頭過去。此時第二架又到，又對頭過去。我馬上跟第二架轉過頭上軌，但是發動機不好，拉不上去，沒有能高。而敵機又有一架跟上我後邊來，又轉過來對頭。這樣子我同牠們對頭七八次，轉了幾

我們愛着輕輕的駕駛桿

薛海燕

我們愛着輕輕的駕駛桿，
好像媽媽手中的針桿。
靈活的油門，
——這是寶貴的絲線，
勤勞地挑綉吧！
新式美艷的花樣，
在這天衣無縫的
祖國領空上。

× × × × ×

我們愛着輕輕的駕駛桿，
好像畫家手中的筆桿。
敵人的鮮血，
——這是仇恨的顏料，
任情地描寫吧！
壯烈偉大的史畫，
給勞苦的大眾們
歡躍地讚賞。

× × × × ×

我們愛着輕輕的駕駛桿，
好像「台公」手中的舵桿。
無邊的汪洋，
——這是鬥爭的戰場，
勇敢地衝殺吧！
乘風破浪向前上，
把瘋狂的「武士道」
在翼下埋葬。

× × × × ×

我們愛着輕輕的駕駛桿，
背負起「天國的十字架」。
捨己愛同胞，
——不怕一切的艱險，
光榮地戰鬥吧！
快撲滅法西斯敵，
讓勝利的大國旗
在翼下招展。

卅年空軍節寫於桂林。

個小轉彎，很少有機會打。能打的機會也只有在對頭的時間，彼此全都一樣，沒有機會跑到對方的後邊去。牠們跑到我後邊來，馬上急轉彎對頭；我跑到牠們當中一個後邊去，我後邊又有一架，馬上又得脫離。只有兩次我往上拉時，日機跟在我後側下方打我，但是角度都不夠，並且時間很短，所以這樣子轉了十來分鐘，彼此全都沒有得到好位置射擊。但是我的飛機因發動機不好，所以總是往下降，最後一次對頭，彼此距離很長，我做了一個 Wingover 下來，馬上看見下邊對頭一架日機，彼此開槍打，同時我須顧慮後上方其他的日機，所以我發射很少，那時我想要同我下面的日機撞，因為我在上，牠在下，正猶豫間，「啪」的一下，我的發動機中彈，螺旋槳馬上發出「沙沙」的聲音。一回頭，上面又一架跟來，我馬上向左一拉

，飛機立即螺旋下去，這時高度約在一千一二百米，我乃盡力活動油門，想使發動機恢復，同時用力改正螺旋，都無效。在六百米達時，我乃想跳傘，解開安全帶，跳不出來，這時飛機還在螺旋，再一看高度表，只有三百多米達，沒有辦法，乃決心隨飛機下來，這螺旋，乃是一種不正常的大圈子螺旋，最後快落地時，用力拉一下駕駛桿，就這樣撞到地面，醒時好像大夢一場……

……這天敵人的飛機一共來四十三架，只有三架轟炸機，其餘全是驅逐機……

其 超（三月十二日）

在萬難的當中，其超勇敢的獨身支撐三對一的場面。其超：在敵人十幾架機槍達達的聲中，我看見你英勇而鎮靜的臉，你是多麼優秀的操縱着有了毛病的機器，而在機子

中彈過多已失卻平衡時，你還那樣愛惜着，不想脫離，而作最後希望之改正，你沒有辜負「智、仁、勇」三字的中國軍人的基本條件啊！

這以後，其超被送往漢口休養了些時，一直到再回隊，一直到殉職，大約是因了任務頻繁，再沒有給過我信了，其超啊！會記得你對我說過如何如何在阿翼收殮時看見他有一目未瞑的話，你說他是死非其所，要我們爲他復仇。而如今，對於國家，對於阿翼，你都不會辜負你自己的諾言，你是盡了你最大的努力了。如今，我們又應該怎樣呢？

其超在廿四個年頭裏，同樣的大家都因了軍事的圈子裏轉，是很少社交機會的。除了我們，他再沒有一個比較親密的朋友。初到漢口時，聽說有人給他介紹女友，可是不久，他就辭身國家忠勇的走去，他是從不回頭的去了。

謹爲你靜默的致最敬的敬禮。

英國的伙伴

加拿大、澳大利、新西蘭是英國的三個好伙伴。在這次大戰中，除去其他的貢獻而外，她們都在加緊的，大規模地替英國造就著優秀的飛行員。僅祇加拿大一處，便有六十七個訓練所，十六個補充訓練所，八十個飛行場，和足供訓練四萬人之用的設備，三年以上的費用——據估計約在六萬萬加拿大元以上，每年訓練完成的飛行員為數約在三萬名之譜。在澳大利方面，有飛行學校三十六所，一九四三年底，那里訓練完成的人員將達到六萬名。至於新西蘭，每年可以訓練九百名駕駛員，並可替英國訓練初級飛行人員二千名。

空戰損失比較觀

每一架英國飛機被擊落，軸心的損失超過三架。

這在今年六月十日英國空軍部長辛克萊對眾議院分析空戰損失的報告中揭示出來。從今年正月初到四月底，英國飛機在各綫一共損失了三百六十架，同時期軸心則毀滅了一千一百三十一架，其中四百九十四架是德國的，六百三十七架是義大利的。

辛克萊氏也指出，在五月份間，敵人損失了四百四十七架。這其中，二百零七架是擊落在英國沿海的，六十三架自晝擊落，一百十四架，在夜間。

戈林遭禁紀略

據可靠的消息，今年六月希特勒向他幕僚宣告，他決意進攻蘇聯時，所獲得的攻擊是一致反對。而佔有全德國第二把交椅的空軍部長戈林氏對這冒險舉動極力反對。他即席並提出一項反建議，主張向莫斯科要求進一步的「合作」，把烏克蘭和高加索的經濟

指導權均歸德有。同時里希特將軍也表示意見，認為這一戰爭必將成爲消耗戰，徒使蘇德兩國國力凋竭，兩敗俱傷。

在希特勒勃然大怒之下，只有布魯徹希和季特爾兩氏順從了主子的意旨，而其他幹部如李斯特、史杜爾納格爾、福爾更羅斯特等則仍加反對。

於是，希特勒便下了決心，來一次不流血的清黨了。首先，把與足重輕的戈林因禁在他家裏；隨後又陸續把所有反對侵蘇的將領革去職務，不使他們在這一戰役裏擔任角色。

至於對戈林的善後處置則是：或者對全體人民作一次廣播演講，表白他對領袖的矢忠矢誠，或則移送「療養院」，請他長期「療養」。

空軍部長又說，在地中海和中東，據估計大約有二百四十架軸心飛機被擊落了，但這數字或許估計得稍多了一點。

戰車的伴娘

……樂聲悠揚中，新娘娘擁簇着鮮花，兜着白紗，再老練，文明些，也低着頭，由伴娘領着她向前。

戰車，是現代戰爭中最猛烈的武器，數十噸重的怪物，所向披靡。它留着細細的縫做眼睛，若是在道路縱橫的地域蠕動，或深入敵人的後方，因爲少一位伴娘，非常容易迷途的。

因此，戰車的保護者，請偵察機藉無線電在空中伴送，做伴娘的伴娘。

十五米長寬的飛機場

十五米長寬的飛機場，是意大利人的傑作。

沒有一種飛鳥，可以在空中停留不前，除了「鴿子」。沒有一種飛機，可以在空中停留不前，除了旋翼的。

阿比西尼亞多山，不能擴修夠大的飛機場。阿比西尼亞沒有空軍可以和意大利爭奪空中霸權，因此，意大利人用旋翼機擔任空中的觀察，指示她砲兵的射擊。

據說，用旋翼機，擔任空中觀察的趨勢，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有驚人的發展。有十五米長寬的飛機場，就够旋翼機的起落了。

戈林遭禁紀略

據可靠的消息，今年六月希特勒向他幕僚宣告，他決意進攻蘇聯時，所獲得的攻擊是一致反對。而佔有全德國第二把交椅的空軍部長戈林氏對這冒險舉動極力反對。他即席並提出一項反建議，主張向莫斯科要求進一步的「合作」，把烏克蘭和高加索的經濟

據說，用旋翼機，擔任空中觀察的趨勢，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有驚人的發展。有十五米長寬的飛機場，就够旋翼機的起落了。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四封 開車，試車，滑滾與起機

朋友：

現在又給你寫第四封信了，還記得上一封信嗎？那時候你已經到了飛機座艙裏，認識了各種儀器，也認識了操縱系，那麼，現在我們要來談一談「開車」了。

所謂「開車」，土一點兒說，就是使發動機上的螺旋槳轉起來。「開車」的動作和手續，就是，把你的右手抓住駕駛桿，並且拉到後面壓緊，左手先把油門稍加上一點油，然後去握住裝在油門下面的一個鐵桿上的小圓球，這個就叫「電門」。向前一推，就是開了（ON），拉回來，就是關（OFF），（開（ON）的意思，就是使發動機上的電嘴上述的陰極與陽極兩個接觸着的線拉開來，電嘴可以打火了；關（OFF）呢，就是把電嘴上的兩根陰陽極的線接觸起來，陰電與陽電不起作用，發動機上電嘴也就不打火了。）不過，當你握住「電門」的時候，暫時是不能向前推的，什麼時候推，那你要聽候着飛機前面搬螺旋槳的機械同志的呼號，（本來有用電開的，不過，這裏要講講用人開的手續。）機械同志在前面搬住螺旋槳，他喊「開！」你就把電門向前一推，（如果他喊「關！」的時候，你也需要把電門馬上拉回來的。）他把螺旋槳用猛力一搬，螺旋槳藉着電的力量就開始轉動起來，這就算是飛機開「開車」了。

在「開車」以前，還有幾件事情應該注意，第一，你要看看飛機輪子的前面，有輪擋沒有？如沒有，「開車」，飛機有向前滾動的可能，那麼在前面搬螺旋槳的人，就有被打死的危險。所以，這是應當記住的。

其次，就是在前面會操給你說過，右手抓住駕駛桿向後壓。這

一個動作也是有道理的：「開車」螺旋槳就轉起來，於是飛機就生出一種向前的力量，如果油門再開大一點，飛機向前的力量也增大了，輪擋擋住輪子不能向前滾動，這力量只有衝着機頭向前翻動了，其所以沒有翻過去的，就是因為把駕駛桿拉向後面了。駕駛桿往後一拉，機尾上的昇降舵隨着就向上翻起來。前面螺旋槳吹過來的風，打在翻起來的昇降舵面上，這個力量壓住機尾往下壓，油門開的愈大，螺旋槳生的風也愈大，昇降舵面承受的壓力也隨着增大，（這時候壓駕駛桿的手也需要用力了，）這就是把駕駛桿壓到後面的道理了。

試車

在未加大油門之前，先把駕駛桿拉回來壓住，（如果沒有輪擋時需要用兩脚把煞車壓緊。）然後把油門逐漸增大，一直開滿。這時候，你看轉錶上的指針，有沒有二千五百轉以上？如果到了二千五百轉，這發動機就有可以起機的力量，如果不夠呢？發動機就是有點毛病了。

轉錶表試完了以後，回頭還得看看別的儀器：滑油溫度表到了正常數（六十度到一百六十度）沒有？如果不到七十度，那是不能起機的，還要把油門關到「轉錶」，一直要把油溫表上的指針「燒」到七十度以上才為止。油壓表呢，也要看看是不是正常（八十磅到一百二十磅）？總油門是不是開着的？還有其他等等總之，處處都需要注意到的。因為一個飛行員，不但他的胆量比什麼都大，而且還要他的心比什麼都細才行。

滑滾

「試車」試好了以後，還有必需做到的幾件事情：第一，你要

把駕駛桿左右搖搖，看看左右副翼，是不是上下翻動！駕駛桿前後搖搖，看看升降舵是不是有作用！用腳蹬一蹬踏舵，看看機尾上的方向舵是不是左右擺！這些手續做完了，其次就是去輪搖，（過去常有學生，不去輪搖，用勁開油門。）這個動作，你用眼睛先去找，到拉着輪搖繩子的機械士，當他看到你的時候，你把兩手伸出座艙以外，向左右一擺，他就馬上把輪搖拉開了。好，現在可以滑滾了。

滑滾，是把油門逐漸加大（可不是加的很大），看飛機向前滾動了，還要馬上收回來一點點油門。滑出「停機線」，也要遵照出「停機線」的規定。

直綫滑滾，把駕駛桿擺在中央，兩腳踏平，如有左偏，蹬右舵改正；偏右呢，那就蹬左舵改正。這就是維持直綫滑滾。

轉彎滑滾，想往左轉，要蹬左舵，同時把駕駛桿稍向前反方向（右）推，飛機就慢慢轉向左邊來了，往右轉彎呢，與前面正相反。

以上這些動作，只要學到熟練有把握就行了。

起機

起機是要逆風起的。所以在起機的時候，第一，要去找風向。在每一個機場裏都有一個風向的標幟，不是風袋，便是「丁」字布。

風袋是用幾種有顏色的布，縫成一個長的布袋，口粗，尾巴稍細，沒有底，把這隻長布袋掛在一根高桿上，風從大口吹進，於是布袋順着風就伸展開了，風大，可以把布袋吹平，所以，看着這隻布袋，就知道風是往那一方向吹的了。

「丁」字布，是用兩塊白布，擺成一個「丁」字形。「丁」字豎劃同風向平行，風是對着「丁」頭吹來的。

註

停機綫：就是停機飛機的綫，有時在地上畫一道白粉綫，有時縱然不畫，這飛機也得在一條綫上擺得整整齊齊。綫的兩端插着兩面旗子，飛機滑出停機綫向那邊轉彎都有規定的。凡是教練的時候，大家都有此綫。

更正 在第三封信上，講到儀器板的右腳下裝着的是電門的開關，說錯了。把電門裝在此處的是英國飛機。弗力提教練機上的電門，在這封信中已經說過了：是在左邊油門下邊裝着的。特為更改。

起機時，要按風袋，就是把機身與風袋擺成平行；如果按照「丁」字布呢，就是與「丁」字布的那一豎劃平行起機的。

第一，找起機地帶。

如果是個大機場，「丁」字布擺出後，起機的地方都有規定。若是機場比較小一點呢，起機是必需利用機場的最長邊。所以，當起機以前，是必需把飛機滑到最長邊的那一頭上的。

當你飛機滑到起機地帶以後，對準了風向，伸出頭來看前面邊有沒有障礙物？後面的上空有沒有飛機要下來？一切都是妥當的，你可以看前座教官的手勢了。教官把兩手舉起，手心向內，往前來的擺動幾次，這就是叫你起機的一種記號。

起機，是右手把駕駛桿擺在中央，兩腳把踏舵踏平，左手逐漸地增加油門，飛機就向前滾動得逐漸加快。如果飛機有點向右偏斜，你要蹬左舵來改正，再向左偏斜呢，蹬右舵來改正。（在弗力提教練機有一種慣性：當起機時，先上來有點向右偏，到後來就又向左偏了。不過，這只是給你一個注意，可不要在飛機並沒有向右偏斜的時候，就先去蹬左舵。）總之，你看着機頭的動向，而輕便的敏捷的用舵去改正好了。同時把駕駛桿稍微向前推點，看着機頭推平了，就馬上把駕駛桿再收回來一點，這時候的飛機向前滾動的更加快了，而且油門也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有很多是常把油門推滿的，其實在弗力提教練機並不需要，只要推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就行了。）如果你感覺到手裏的駕駛桿有力了，就可以把駕駛桿慢慢的向後帶，飛機的速度要是夠了起機的力量，那麼，這飛機就跟着你手裏的向後拉着的駕駛桿，離開地面了。

話，想暫停到這裏。

再見！

空 中 日 記

貝 嬰

九月二十日星期四

打漁的留意浪高波低。飛行的，要觀天

做晨操。黯灰的天，東方透着重重掩障不住的紅光。微風迎着我們到機場去，總舒的白雲間露着青天，陽光煦煦。被陰雨困倦了的人們，被感應了，覺得身心的舒暢，我專思一番：

「要把這今天，飛這一架小小的飛機！」飛機滾動了，滑完停機綫，出了紅旗，油門關了。「滑走！」教官命令我。

這是新課目，新玩意。我記起飛行前教官和我們約定的——飛得好，教你們起飛，落地；又簡單地說明了起飛，落地的操縱法。我接受了這操縱的機會，飛行學講的，左腳蹬舵，拉駕駛桿到右後方……教官說：「拉太多了！」我鬆回一些，推那緊緊的油門，發動機一陣爆發，機輪動了，平穩而服從地，滾到起飛的地方。教官幫我擺正飛機，迎着風向。

「起飛！」這是第二個命令。講完了，他扭轉身體去等待着。門，想教教官所講的方法，和前天一位先期同學的指示，我動手了。把駕駛桿放在正中，緩緩的推油門，又推駕駛桿，保持着。

一種強勁的反動力，從駕駛桿上傳到我的右手掌，這是那位同學告訴過的，是飛機增速的感覺，趁勢鬆一些，機離地了，取小角度上昇。

沒有忘記操縱柔和的要求。依教官的手勢，做上昇轉彎，做大中轉彎，平飛，吃筋斗。

吃筋斗，就是教官的處分。真沒有辦法，很小心做中轉彎，機頭老往地上鑽；而傾斜度也很清楚的超過四十五度了。教官劃着手勢指示我改正它，拉回些駕駛桿……怎麼也沒有效用。

教官把傾側改正了，命我再做。再做還是一樣。他趁勢一推，就是一偏筋斗，仍舊命我練習那個不很如意的動作。

這一次，我不讓機頭下去了，而那條張綫也很平穩的和水平綫平行着。一轉，一轉，飛過江，機翼起翔在泥灘上，開始練習落地了。

一切憑前座的指示。轉彎，我就做一個轉彎；拉高着機頭，我就做微微的拉些桿。近地面我拉得晚了，飛機落地又跳了起來。有架三十三號機，也在沙灘上做起落。再練習起落，再練習起落。最後教官說：「飛回去吧，時間到了。」

由這裏飛回學校，有五分鐘的路程。教官規定的高度只有五六百呎，氣流是那麼激盪，飛機如雲海落羽，老是振盪。偷空望望江水，平穩得像池塘，那來風波。心裏想：不會失速掉下去吧！

風吹偏着飛機往右，需要形容不出的左舵輕輕改正，生怕又遭手腳太重的批評。這真吃力啊！到學校降落的時候，腿快酸麻了。

今天得到教官滿意的講評：

「起飛和降落還好。滑走也可以。但是中轉彎，為什麼老超過要求的標準！輕輕改正不勝，不妨加些力量！」

「飛直綫要以目力所及最遠的作目標。倘若老對正山峯，向山峯飛，山近了，不是撞山了嗎？地平綫雖在水天閃爍的地方，但決不能見了水光便算是地平綫。錢塘江上有水光，你把它作目標，非衝到水底的龍宮裏不成！」他笑了。

教官或者滿意吧，今天。

九月廿一日星期五

許多飛機能滾行，能轉彎。教官的手却擱在風擋上，這不是同學們自己在操縱嗎？上了飛機，教官也把手擱在風擋上。我操縱着油門，在停機綫前面滾行。

即左右前後，都有飛機在練習起落。這些油門，我讓飛機對正風向。螺旋槳的疾轉震得飛機在抖動，飛機很快的扭了過來。教官詰問我：「你看見那飛機嗎？為什麼轉得這麼粗猛，撞了怎麼辦？」

本來將把這不住的心，在跳躍了。學起機，教官飛出航線，渡過江，望見長滿蘆葦的江灘。一切依着教官的記號，教我落地。

每次起機，手放在油門上，自己感覺，教官把油門推開了，又慢慢的拉了回來。這一次起機，我感覺飛機離地了，亦慢慢的把油門拉些回來。可是教官又推了上去。落地，飛機一跳也沒有跳。教官講評：「為什麼你離地以後就拉回油門？這有失速撞地的危險。我在收回油門的時候，是已經有了足夠的速度了，而你的油門還沒有開足呢。」

這大落地很好。為什麼生命只允許有一次死，死了便不能再生了？對於着陸，我所注意的只是教官的記號，沒有注意高度怎樣，距離怎樣。落地好，不是我的操縱，落地壞，往往不知道為什麼壞。倘若死准許有兩次，學校也准許我去飛那架飛機，讓我自己闖去吧，這樣經驗也許會多了一些。

飛了三十五分鐘，做了四個起落。

九月廿二日星期六

許多人，聚在教室裏談天。我拾了不少飛行的經驗。

一個先期同學在談「單獨飛行前後」。

「如今，你們在練習起落了，倘若成績好，教官有一天會告訴你：『飛得好，我送你去考試去。』」

「此後，他將多教導你飛行，而且嚴厲地糾正你。有錯誤，他會猛烈地打動你的駕駛桿，一落地，給你一頓好好的教訓。有那麼一天，他帶你飛上去，將最苛刻的批評你的動作，會使你懷疑過去的自信，使你對飛行懷有一種恐懼，使你的神經不敢有半秒鐘安逸。于是他降落了，會出乎你意料之外，會和善地對你說：『去吧，考試去吧。』」

「那時候，你不敢再昂然闊步了，覺得自己將遭遇一次非常艱難的考試，毫無把握。但是你不得不到管理室去報告。等考試官的飛機滾回來了，你向他去報到，他問明了你的號碼，便開始考試。」

「一切考試的動作，全由你自己斟酌着做去，考試官毫不理你。他多半要拍動駕駛桿的，似乎在試探你能否鎮定。」

「考試的題目，就是航線和起落。在空中要保持高度，距離和着陸的地點。一定要三點落地，方才能夠及格。及格的，他叫你吧飛機滾回來，告訴你及格了。不及格的，他也叫你吧飛機滾回來，叫你黯然落魄的去見你的教官。倘若這一次起落還不能決定

，就叫你再飛一次。」

「假使考試不及格，真難以自慰，難以去見醇醇教誨的教官啊！」我說。

「那是的，不過看教官對你的認識如何。或者他再接連的訓練你三四天，叫你去複考。或者就把你排在最後，先去訓練傍的同學了。」

「譬如考試及格了怎麼辦呢？」

「那就准你自己去單獨飛行，沒有人來更正你的操縱；也沒有人來打動你的駕駛桿。覺得前座沒有人了，機身顯得特別長了。不過在起機落地的時候，不比和教官同乘時來得穩定。以後，再練習其他題目。」

「其他題目嗎？我想：有沒有被送去的考試的一天還不知道呢！」

今天天氣特別熱，作徒手教練，汗珠在滾。總隊長說：

「校長講評，我們這一隊比較好。」

「可知道好的講評，是什麼造成的？」

明信片

有志投考空軍軍官的青年：

本軍現正破例的公開招考空軍軍官生，具備大學肄業資格的速向成都寬巷子十四號報名應考。

各機關團體書室：物價飛漲，本刊不再贈送或交換，請原諒。

鐵風出版新社新出書籍

空軍幼年學校素描	鐵人航空隊	墮落性瓦斯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空中巨盜	霧空烈戰	破曉的巡邏飛行	銀空三騎士	英勇的中國空軍	中華兒女	滑翔機初步教育指南	滑翔史話	滑翔學	小學航空常識補充教材低中高各一册
陳國華著	杜秉正譯	李束絲著	胡伯琴譯	杜秉正譯	杜秉正譯	杜秉正譯	龔雄著	陶叔淵著	慶辰著	廖體青譯	胡伯琴譯	李大經著	陳鴻韜 呂渭漁等編
實價八角	實價一元一角	實價二元二角	實價一元六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一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六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一元五角	每册實價五角五分

G $\frac{2}{4}$ 勇敢活躍地 逮住了敵人才開槍
 (二部合唱)

海 燕 相 會

5 5 5 3. 2 逮 住 了 敵 人 5 5 5 1. 6	1 1 1 才 開 槍 5 5 5	2 2 2 4. 3 二 百 米 遠 2 2 2 1. 1	2 2 2 才 開 槍 7 7 7
7 1 2 1. 5 我 們 都 是 5 5 5 5. 5	1 2 3 神 槍 手 5 6 7	5 5 2 3 4 愛 惜 每 一 顆 2 2 7 1 2	3 2 2 1. 7 血 汗 的 子 1 6 6 5. 4
1 ——— 彈 5 ———	1 1 5 1 打 壞 它 的 5 5 5 5	2 2 2 投 動 機 7 7 7	3 3 2 2 燃 燒 它 的 1 1 7 7
7 7 5 汽 油 箱 5 5 5	5 5 1 7 1 2 拆 穿 武 士 道 的 5 5 3 2 1 2	3 4 5 護 身 符 1 2 3	4 4 3 2 1 2 擊 破 日 本 鬼 的 2 2 1 7 1 2
1 7 1 千 人 對 5 4 5	5 1 1 正 義 的 5 5 5 5	2 5 5 4 戰 士 不 怕 1 1 3 2	3 2 3 4 死 中 國 的 1 7 1 2
5 5 3. 2 空 軍 真 勇 3 3 2. 7	1 ——— 敵 5 ———	5 5 5 3. 2 逮 住 了 敵 人 5 5 5 1. 6	1 1 1 才 開 槍 5 5 5
2 2 2 4. 3 二 百 米 遠 2 2 2 1. 1	2 2 2 才 開 槍 7 7 7	7 1 2 1. 5 我 們 都 是 5 5 5 5. 5	1 2 3 神 槍 手 5 6 7
2 3 4 3. 2 逮 住 了 敵 人 7 1 2 1. 6	1 7 1 才 開 槍 5 4 5	1 0 5 0	

註：如獨唱可唱第一部